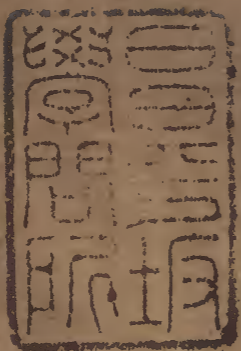


詩經傳說彙纂

二十



清廟 臣工 閔子

庫	文	閣	內
三七三函	四八七四	漢	書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874
冊數	24 (23)	
函號	273	224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二十

頌四

傳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

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蓋頌與容古字通用許氏慎

也故序以此言之孔氏穎達曰頌之言周頌三十一

篇多周公所定鄭氏康成曰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

即位之初孔氏穎達曰成康之間四十餘年刑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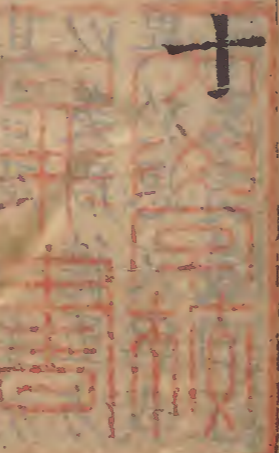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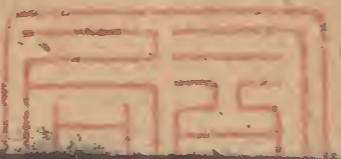
不用則成王終世太平正言即位之初者以即位之

初禮樂新定其詠父祖之功業述時世之和樂宏勳

大序

卷二十

精廟之什



過成王之初。故斷之以為限。不謂其後不得作頌也。故曰成康沒而頌聲寢不廢。○頌之作。主為顯神明。多由祭祀而為。惟敬之。小茲不言廟祀。而承謀廟之下。亦當於廟進戒。廟中求助者。昊天有成命。我將思文。噫嘻。載芟。良耜。及桓。是郊社之歌也。其清廟。維天之命。維清。天作。執競。雖武。酌賚之等。為祖廟之祭也。其烈文。臣工。振鷺。豐年。潛有。瞽載。見有客。閔予小子。訪落。絲衣之等。雖有祖廟之事。其頌德。又與上異也。時邁。與般。有望。祭河岳之事。是山川之祭也。惟五祀之祭。頌無其歌耳。頌為四始之主。歌其盛德者也。五祀為制度常事。非其盛。故無之。圜丘之天神。方澤之地祇。五方之帝。六宗之祀。今頌皆無者。以其頌者。感今德澤。上述祖父。郊以祖配。故其言及之。至於圜丘。方澤所配。非周之祖。不可歌之。以美周德。五方之帝。與六宗。同於天神。所配之人。不異於思文。與我將。詩人不為之頌。所以今皆無也。○孔氏正義曰。王褒曰。

昔周公誦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國語亦以時邁。思文為周文公之頌。則頌作於周公無疑也。蓋太平然後頌聲作。周公之前。不可謂太平。不應有頌。明堂位謂周公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然則周頌三十篇。其皆出於周公之手歟。○朱子曰。周公相武王。成王天下既平。作為樂章。薦之郊廟。所謂周頌也。然其篇第之先後。則不可究矣。又其間多闕文疑義焉。而亦或有康王以後之詩。劉氏瑾曰。康王以後之詩。吳魯頌四篇。商頌五篇。因天有成命。及執競。噫嘻。是也。亦以類附焉。孔氏穎達曰。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也。書敘列虞夏商周。書名為一科。當代異其第。則詩本亦當代為別。商頌不與周頌相雜。為次第也。國語曰。有正考甫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為首。若在周詩之中。則天下所共。不須獨校於周之太師也。明不與周詩同處矣。孔

子論詩雅頌。乃次魯商於下。以示三代之法。故魯譜云。孔子錄其詩之頌。同之王者。後商譜云。孔子錄詩列之以備三頌。是商頌者。孔子列之於詩末也。既有商魯。須題周以別之。故知孔子加周也。○陳氏傅良曰。引以尊卑之禮。故魯頌以諸侯而後於周。凡五卷。凡以親疏之義。故商頌以先代而後於魯。劉氏瑾曰。雅頌無諸國別。元以十篇為一卷。故此分周頌三什為四之一。四之二。四之三。魯頌四篇為四之四。商頌五篇為四之五。通為五卷。

鄭氏康成曰。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劉氏勰**曰。四始之至。頌居其極。風雅序人事。兼變正。頌主告神。義必純美。斯乃宗廟之正歌。非燕饗之常樂也。○**孔氏穎達**曰。言頌聲者。此頌聲由其時之君德洽於民而作。則頌聲係於時。

興之君。不係於所歌之主。故周頌三十一篇。左方中皆以為周公成王之頌也。以其雖詠往事。顯祖業。昭文德。述武功。皆命歌頌述之。以美今時。不為祖父之頌矣。顯其父祖之功。所以頌子孫也。故時邁之等。盡為武王之事。要歸頌聲於周公成王也。○**徐氏積**曰。詩之有頌。所以明盛德而告成功。雖有文王之業。武王之功。微成王周公。則不作矣。是太平之事也。其商頌散亡。特附之而已。子不欲絕一代之事。因其所得而附之。非有所褒貶也。○**蘇氏轍**曰。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之詩。有徒作而不用者也。文武之世。天下未平。禮樂未備。則頌有所未暇。至周公成王。天下既平。制禮作樂。而為詩以歌之。於是頌聲始作。然其篇第之先後。則不可究矣。考之以其時。則不倫。求之以其事。則不類。意者亦以其聲相從乎。

次定年... 清廟之什

周頌清廟之什四之一

於音烏穆清廟肅雝顯相息亮反濟濟子禮反多士秉文

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音亦

與敦於人斯周頌多不叶韻未詳其說

傳賦也於歎辭穆深遠也清清靜也賈氏達曰肅然清靜謂之清廟

○張氏耒曰治人之道尚明故施政之堂曰肅敬雝和明堂事神之道尚潔故文王之廟曰清廟

顯明相助也謂助祭之公卿諸侯也鄭氏康成曰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

者來助祭○嚴氏粲曰稱助祀之人曰顯相者謂其有顯著之德美稱之也濟濟衆也多士

執事之人也黃氏佐曰助祭者祭統云君執事

祀贊禩將之事是助行禩事非獨一人與祭者宗祝有司之類中庸曰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

此便是助祭越於也駿大而疾也孔氏穎達曰疾奔走與祭之別

遷曰布武而承尊奉也斯語辭○此周公既成洛邑而行則大而疾

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曹氏粹中曰洛誥周公告王曰王肇稱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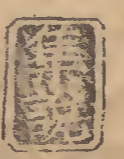
禮祀于新邑予齊百工倅從王于周則是成王就新邑記文武周公率諸侯以從之耳○李氏樛曰周公朝諸

侯者特相成王以朝諸侯而巳周言於穆哉此清靜之公非自居南面而受諸侯之朝也

廟其助祭之公侯皆敬且和而其執事之人又無不

清廟之什

行文王之德。既對越其在天之神。鄭氏康成曰。對。配也。文王精神已在天矣。猶配順其素。如在生存。○孔氏穎達曰。文王在天。而云多士能配者。正謂順其素先之行。如其生存之時焉。文王既有是德。多士今猶行之。是與之相配也。而又駿奔走其在廟之主。如此。則是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承乎。朱子曰。對越在天。便是顯處。駿奔走。在廟。便是承處。信乎其無有厭斁於人也。徐氏鳳彩曰。無斁於人。即廟中以槩天下也。



鄭氏康成曰。諸侯與眾士於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之志意。與言其承順之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王氏安石曰。秉文王之德。故能對

越文王在天之神。駿奔走。在廟。以承清廟之事也。○氏轍曰。其祀文王於清廟也。有肅肅其敬。雖雖其和。實來顯相其禮。文王沒矣。其神在天。其主在廟。然士之來助祭者。猶不忘秉持其德。以對其在天。而奔走其在廟者。言文王之澤。久而不忘也。○范氏處義曰。文王雖雖在宮。肅肅在廟。則詩人嘗以肅雝形容文王之德矣。今助祭之諸侯。皆能肅雝。是知體文王之德者。○呂氏祖謙曰。成王祭主也。周公及助祭之諸侯。皆顯相也。濟濟多士。廣言助祭之人。凡執事者皆在也。秉文之德。顯相多士。凡助祭者。莫不秉文之德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顯相之肅雝。則成王穆然奉祭之氣象。不言可見矣。○胡氏一桂曰。此詩只第一句說文王之廟。餘皆就祀文王者身上說。雖未嘗明頌文王之德。自有隱然見於辭意之表者。何則。文王往矣。今助祭之公侯執事之人。所對越者。已不見其有顯然之迹。所奔走者。亦不見其有可承之實。而人心之敬恭嚴事者。無厭射。乃如此。

清廟之什

五

於此可以見盛德至善。淪肌浹髓。沒世自有不能忘者矣。○許氏謙曰。秉文之德。總承上二句。能敬和明顯之諸侯。及濟濟之多士。皆執行文王之德也。對越在天。內敬也。駿奔走在廟外。恭也。其心足以對在天之神明。方可以盡駿奔走之職。

總論

廖氏剛曰。傳曰。孝子之至。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懽心。成洛邑而朝諸侯。於是率以事文王。所謂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其斯以為天子之孝矣。○潘氏時舉曰。文王之德。不可名言。凡一時在位之人。所以能敬且和。與執行文王之德者。即文王盛德之所在也。必於其不可容言之中。而見其不可掩之實。則詩人之意得矣。○錢氏天錫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文王之感人。也在廟尚爾。則當時可已。知

清廟一章八句

集傳

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祭氏沈曰。歲。歲舉之祭。文王騂

牛一。武王騂牛一。書周公攝政之七年。李氏樛曰。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而此其升歌之辭。惟七年。是成洛邑。在於七年。

也。朱氏公遷曰。歌詩。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堂上。故曰升歌。

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音悄然如復見文王焉。孔氏

曰。記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

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為周頌之首。記曰。

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

鄭氏曰。朱絃練朱絃。朱氏公遷曰。練之練則聲濁。使柔而朱其色也。

孔氏穎達曰。不練則體勁而聲清。練則絲熟而聲濁。越瑟底孔也。疏之使聲

遲也。孔氏穎達曰。熊氏曰。瑟兩頭有孔。疏通也。使

氏公遷曰。音節舒徐。以象其德也。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

耳。孔氏穎達曰。壹倡。謂一人始唱歌。三歎。謂三人

讚歎也。樂歌文王之道。不極音聲。故但以熟絃

廣孔。少倡寡和。此音有德。傳於無窮。是有餘音不

已也。○朱子曰。壹倡而三歎。謂一人倡而三人和

也。漢因秦樂。乾豆上奏登歌。顏氏師古曰。乾

豆。脯羞之屬。獨上

歌。朱氏公遷曰。此亦不以筦絃亂人聲。欲在位者

做壹倡之意也。

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劉氏瑾曰。堂上之樂。以

鳴球琴瑟以詠。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秦漢之薦

乾豆。亦唯堂上獨奏登歌之曲。謂之登歌者。豈以

堂上特歌而名之也歟。劉氏瑾曰。書言烝祭文武而此樂歌止

頌文王之德者。父子並祭。統於尊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

德之純。賦也。天命。即天道也。孔氏穎達曰。天之教命。即是

言天之自然者曰天道。言不已。言無窮也。毛氏萇曰。孟

天之賦。予萬物者曰天命。仲子曰。大哉

清廟之什

天命之無極。○鄭氏康成曰。天之道動而不止。行而不已。○程子曰。此是理自相續不已。非是人為之也。使可為。雖使百萬般安排也。須純不雜也。張子曰。純則有息時。只為無為。故不息。純不雜也。舉大本也。○此

亦祭文王之詩。言天道無窮。而文王之德。純一不雜。與

天無間。以贊文王之德之盛也。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

穆不已。瞿氏景淳曰。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孔

穎達曰。易繫辭云。日往則月來。暑往則寒來。乾卦象於

日。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天道不已止之事也。於

乎不顯。乃所以甚言其顯也。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

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

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朱氏

曰。無二無雜全體也。無間斷先後。無一毫人偽。惟其純誠無

後不息也。惟其全體所以不息。○朱氏曰。純是至誠。無一毫人偽。惟其純誠無

而夜。夜而晝。循環運轉。一息不停。以其誠也。既誠。自然能

而不已。○嚴氏祭曰。天命。即天理也。於乎美哉。是天之運

行不已也。造化之機。或息則其賦物者窮矣。於乎甚顯

者。是文王之德。純一也。純則無二無雜矣。○朱氏曰。公遷

曰。穆與顯對。互言之耳。其實天道之流行。賦子。不

清廟之什

大雅卷之二十一

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朱子所謂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

假春秋傳以溢春秋傳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

會孫篤之

集傳何之為假聲之轉也。朱子曰。何遐通。恤之為溢字。

之訛也。收受駿大惠順也。黃氏一正曰。謂身體曾孫後

王也。鄭氏康成曰。曾猶重也。自孫篤厚也。孔氏穎達曰。

厚。即假樂所云不愆。言文王之神將何以恤我乎。有

則我當受之以大順。文王之道。後王又當篤厚之而不

忘也。鄭氏康成曰。欲後王皆厚行之。非維今也。

集說范氏處義曰。於己則大順。我文王之所為於孫子。

由成王以下。皆文王之曾孫也。嚴氏粲曰。文王之德。

我當有以收之。使不失墜。惟在大順。文王之德而已。其

者。自期之辭。大惠則無斯須毫釐之違戾也。我既以駿

惠。文王自勉。繼自今。為文王之子孫者。當世世篤厚之。

勿忘也。去聖寔遠。典刑易墜。非用意篤厚。不能守也。

總論黃氏佐曰。上節言文王之德。配天道於無窮。贊其

道之傳也。鄒氏泉曰。此詩總見文德合天之盛。而後

主之自勉於己。致望於後者。蓋於法祖之中。而得法天

之道矣。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集說

呂氏祖謙曰說詩者非惟有鑿說之害亦有
衍說之害如此詩曾孫篤之毛氏謂能厚行
之於文義未有害也然詩人之意本勉後人篤厚
之而不忘所謂行者固亦在其中矣但曰曾孫篤
之則意味深長衍一行字意味即短至王氏遂云
篤力行而有所至說益詳而無復餘味矣凡諸說
皆當以此倣之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音乞迄反用有成維
周之禎

集傳

賦也清清明也緝續熙明肇始禋祀迄至也○此

亦祭文王之詩言所當清明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氏

公遷曰清而明之則討論宣布而文王之典益以
著矣清明之功時時繼續之是則所謂緝熙也故自

始祀張子曰肇禋始大祀文王也○顧氏夢麟至今有

成實維周之禎祥也曹氏粹中曰文王之然此詩疑有

闕文焉

蘇氏

轍曰由文王之法迄於周公遂以有成其成

雖當周公之世然其禎祥見於文王矣○嚴氏祭
曰此詩言清緝熙者備舉文王之德而以典言之者謂
其德寓於法也文王有典則以貽後人王業雖未成而
禋祀之禮已肇始於此遂至於後而有成焉是文王之
典為周之禎祥也祥者吉之先見也○徐氏常吉曰文

王之心在法。即康岐之政是也。始祀至今。創業守成。隨試而輒效。是用文王之典安天下也。非禎而何。○顧氏起元曰。典就紀綱法度言。要見本於精神心術。文王之德。原是緝熙敬止。故必繼續光明其典。方不至過佚。成謂治功成也。



鄒氏泉曰。首二句。言聖典之當法。下言聖典之致治。正見其所以當法也。



序。維清。奏象舞也。○鄭氏康成曰。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文王造此征伐之法。至今用之。而有成功。謂伐紂克勝也。征伐之法。乃周家得天下之吉祥。○孔氏穎達曰。維清詩者。奏象舞之樂歌也。謂文王時有擊刺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為舞。號其樂曰象舞。至周公成王之時。用而奏之於廟。詩人以今太平由彼五伐。觀其奏而思其本。故述之而為此歌焉。○此詩之作。在周公成王之時。非言作詩之時為武王也。○

象舞之樂。象文王之事。其大武之樂。象武王之事。二者俱是為象。但序者於此云奏象舞。於武之篇。不可復言奏象。故指其樂名。言奏大武耳。其實大武之樂。亦為象也。○文王之樂。象簡與南籥。各是一舞。南籥既為文舞。象簡當是武舞也。詩云維清奏象舞。則此象簡之舞。故鄭注云。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是武舞可知。○張子曰。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成童以學之。○劉氏敞曰。文王之舞。謂之象。武王之舞。謂之武。將舞象。則先歌維清。是以前其序曰奏象舞。其辭曰文王也。將舞武。則先歌武。是以前武之序曰奏大武。其辭曰於皇武王也。○廖氏剛曰。清廟。文王之德也。維清。文王之德也。故記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曹氏粹中曰。季札觀樂。見舞象簡南籥者。杜預云。文王樂也。又見舞韶箭者。杜預云。舜樂也。是象有箭。韶亦有箭。說者謂以竿擊人曰箭。然則執箭以舞。猶干舞也。執籥以舞。即籥舞也。文王雖大業未究。而本其功德之所起。

可得而形容也。故作樂以象之。謂之象舞。祭統明堂位文王世子所謂下管象者。象即象舞也。○何氏楷曰。象箭而歌。維清。賈氏謂詩為樂章。與舞人為節。殆近之。若舞籥。則歌二南。鼓鐘之詩。所謂以籥以南是也。武舞左執朱干。右秉玉戚。文舞則左執籥。右秉翟。故知象箭之舞。原係武舞。康成之解。非無據而云然也。
[圖]維清序。奏象舞也。朱子謂詩中無象舞之意。故泛指為祭文王之詩。然頌之為辭。簡嚴。取於形容功德。或無事鋪敘。制樂之由。如清廟之詩。亦未及營洛邑而朝諸侯以祭也。至先儒以象為文王之舞者。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見舞象箭。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服虔曰。象。文王之樂也。孔穎達曰。舞時。堂上歌。其舞曲也。則可知。堂下奏象舞。而堂上歌維清。蓋自古矣。故錄諸儒之從序說者於右。

維清一章五句

[圖]黃氏樵曰。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生民所謂肇祀者。言祭天之禮。而歸功於后稷。此詩所謂肇祀者。言祀帝之禮。而歸功於文王。如所謂大王肇基王迹。皆推本之論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圖]賦也。烈光也。辟公。諸侯也。孔氏穎達曰。有光明文章者。君人之辟公。○嚴

氏粲曰。辟。君也。說命云。樹后王君公。君公。諸侯也。○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

侯之樂歌。朱氏公遷曰。儀禮賓三獻尸之後。主言諸侯

助祭。使我獲福。則是諸侯錫此祉福。而惠我以無疆。使

我子孫保之也。

集說

輔氏廣曰。祭畢則飲福受胙。故於其獻助祭諸侯而歌此言我之所以獲此福者。實維諸侯助祭而得之。○朱氏公遷曰。此歸德於諸侯之辭。○顧氏夢麟曰。宗廟之祭。主之者王。助之者辟公。今烈文之辟公。誠敬以格神而降我以福。實辟公錫茲社福之大也。

附錄

歐陽氏修曰。錫茲社福。毛以為文王錫之。鄭以為天錫之。據序言成王新即政。諸侯來助祭於廟。則社福當為文武所錫。宜從毛義為是。○范氏處義曰。助祭諸侯。即洛誥所謂王在新邑。烝祭歲之時也。○嚴氏祭曰。成王即政之初。周興未久也。其助祭諸侯。往往身佐文武以定天下者。故言汝有功德之辟公。錫我以此福矣。謂其夾輔以興周祚也。此豈徒目前淺近計哉。蓋惠我周家以無疆之休。使我子孫世世永保之矣。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集說

封靡之義未詳。或曰。封。專利以自封殖也。靡。汰侈也。朱氏公遷曰。取之有制。則崇尊尚也。戎。大皇大也。○

集說

言汝能無封靡于汝邦。則王當尊汝。王氏安石曰。戒之靡以傷財。則又念汝有此助祭錫福之大功。則使汝之

集說

子孫繼序而益大之也。孔氏穎達曰。釋詁云。敘。緒也。繼之。只世繼侯封國勢日益昌大。不作加地進律說。

集說 輔氏廣曰。先言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者。蓋諸侯必無自封殖侈汰。害於其國。故王得以尊崇之。而後念功之不忘。而使爾子孫得以繼序而益大之。不然。則有害於國。而自絕於天。天子不得而私庇之也。○蔣氏悌生曰。今我既蒙其功。而使我之子孫。世世保守。而勿失矣。我其可不使辟公之子孫。亦世世保守。而益大其業乎。必也克儉於家。謹爾侯度。無厲民以自奉。宜節用而愛人。夫然後為天子所尊。而繼序益大其業也。始也歸美於諸侯。而思我之子孫。保守於不窮。終也。致戒於諸侯。而欲諸侯之子孫。亦保守於永久。成周之天子。諸侯交相親愛之情至矣。○朱氏善曰。無封靡。所以致其戒也。崇之皇之。所以厚其報也。此所以為忠厚之至也。○陳氏際泰曰。念其助祭之勞。遂欲其世世子孫。與周相始終。而益昌太。特戒其封。蓋駕馭之權。亦隱隱寓焉。

附錄 嚴氏粲曰。言相與平定之者。爾者。侯之力也。其相與扶持之者。尤有望於爾諸侯也。爾於爾之國。無封殖。無侈靡。當維王室之是尊也。念爾翰之大功。其繼序之者。益思增益而皇大之。世世相承。無替前功也。○何氏楷曰。徐云。我念爾辟公夾輔先王。用武功平定天下。以有今日。自今以後。凡汝之子孫。繼汝為諸侯者。其亦能張皇威武。以消四方覬覦不軌之心。而壯王室之勢。不徒保守其爵土而已。是則我之所深致望者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
於音呼乎音呼前王不忘。

集傳 又言莫強於人。莫顯於德。先王之德。所以人不能忘者。用此道也。孔氏穎達曰。此戒飭而勸勉之也。中庸

引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而曰於君之平
大學引於乎前王不忘而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集說

朱氏善曰莫強於人能盡人道則四方其訓之矣莫顯於德能顯明其德則百辟其刑之矣道者天下所共由德者人心所同得故施諸當世而人心無不服傳諸後世而人心不能忘先王既以此道德而感人心則後人當以此道德而事先王使助祭之諸侯而皆惟先王之是法則人道無不盡德行無不顯而國內之民莫不是訓而是從矣其子孫豈不能與王者之子孫相保守於無窮乎上言子孫保之繼序皇之故此言道德乃告以所以致此之由也○唐氏汝諤曰前王所以不忘正為道德能維繫人心也當奉祭時就將人心思

慕前王來作證使其惕然有感動處

附錄

鄭氏康成曰無疆乎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疆矣○王氏安石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者戒之以用人也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者戒之以於乎前王不忘者言如上所云則前王所念而不釋也○范氏處義曰能用人則疆四方無不從其令能務德則顯百辟無不法其行此之謂永保勿失之道

烈文一章十三句

集傳

此篇以公疆兩韻相叶未審當從何讀意亦可互用也劉氏瑾曰第一句與第六第七句相叶第三句與第五第八第十三句相叶亦

隔互叶韻也

序。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孔穎達解之曰。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之樂也。謂周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乃祭祖考。戒諸侯。集傳以爲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不專屬成王。槩言諸侯助祭。錫茲祉福。又以念茲戎功。爲助祭。錫福之大功。其歸美諸侯者至矣。先儒以爲福祉。錫自文王武王。戎功爲孟津諸侯與前王共定天下之大功。夫辟公助祭。誠敬以格神而降福。似只可美顯相之肅雝。而祭主受胙。必歸之祖考在天之佑。所以先儒以爲文王武王之錫。而諸侯助成之。其義爲更完矣。至助祭。錫福。諸侯不可爲無功。然當洛邑初成之年。與祭之諸侯。大抵皆與前王定天下者也。則戎功爲念其開國底定之勲。意似宏博耳。故附羣儒之說。以俟考焉。至末章卽於廟中歎美前王。以感發諸侯。疏義與集傳本一揆也。

天作高山。大音王。荒之。彼作矣。又王康之。彼

岨矣。岐。沈括曰。後漢書西南夷傳。作彼岨者。岐。今案彼

獨矣。字正作者。如沈氏說。然其注末復云。岐雖阻僻。則似又有岨意。韓子亦云。彼岨有岨。疑或別有所據。故今從之。而定讀岐。有夷之行。卽反子孫保之。

賦也。高山謂岐山也。荒治。輔氏廣曰。治荒謂之康。荒猶治亂謂之亂也。康

安也。岨。險僻之意也。夷。平行路也。○此祭大王之詩。朱

公遷曰。詩意首尾主岐山言。言天作岐山。而大王治之。故知爲祀大王之詩也。言天作岐山。而大王治之。之。廖氏剛曰。大王有胥宇築室之。勤左右疆理之功。故曰荒之。大王旣作。而文王又

清廟之什

安之。王氏志長曰。文王康之。孟於是彼險僻之岐山。人

歸者衆。而有平易之道路。子孫當世世保守而不失也。

徐氏鳳彩曰。王業艱難。根本之地不可忘也。

集說 輔氏廣曰。高山大川。皆天造地設也。故曰天作大

王始荒之。而亦曰彼作矣者。推大王與天同功也。

祖先所以經理其始。討安其後者。既已甚艱勤矣。則子

孫固宜世世保之而不失也。○段氏昌武曰。劉氏曰。其

始作之。固自乎天。其終保之。亦繫乎人。○朱氏公遷曰。

天作岐山。可為興王之地。大王承天而創業。文王繼世

而成功。治險為夷。如此其難。可不世世保守之乎。

集說 黃氏樞曰。遷岐之役。詩人曰帝省其山。曰帝遷明德。曰帝作邦作對。而此詩又曰天作高山。大王

之。夫大王之遷。非得已也。而詩人必以天言之。其意似

以為岐可興周。而天因使大王之都岐也。然其一篇之

意。則在於大王之荒。文王之康。子孫之保。而不獨歸之

天也。大王遷岐。從之者如歸市。文王徽柔懿恭。以保民

不遑暇食。以和民。人心愈固。而天命愈不可易。成王以

為積於前者如此。其至繼於後者。其敢有忽心哉。曰子

孫保之。歸其功於前人。勉其效於後世。是豈獨歸於天而已乎。



序。天作。祀先王先公也。○孔氏穎達曰。天作詩者。

王先公。詩人以今太平。是先祖之力。故因此祭。述其事

而作歌焉。祀先王先公。謂四時之祭。時祭所及。惟親廟

與大祖。成王時祭。當自大王以下。土及后稷。一人而已

言先公者。唯斥后稷。經之所陳。唯有先王之事。而序并

其辭不及后稷。序以祭時實祭。后稷。故其言及之。○賈

大正寺經書院藏 清廟之什

氏公彥曰天作詩是禘之祭祀在后稷廟中。○蘇氏轍曰周之初時祀猶及先公。○李氏樛曰天保曰禴祀烝嘗于公先王乃四時之祭也。四時之祭及於先公天保之詩先言公而後言王者先後之序也。此先言王者蓋王迹之所自起故序先言先王也。○郝氏敬曰朱子但謂祀大王不兼文王以其間遺王季也。然詩并頌二王安得獨為祀大王乎。既祀大王文王又安得遺后稷與王季乎。序說是也。

祭也。詩之所陳只有大王文王而時祭則有先王先公。故序并及之。朱子只以為祭大王詩而不及文王者意以并祭王季頌其子不頌其父與祭其間非所安也。撥之於理固為甚正。然詩中有大王與文王則亦難斷其為不祭文王矣。且舍時禘之外惟有大禘以此詩擬之亦非其倫。今觀經文獨歸重大王文王者殆以大王遷岐為王業之基。文王治岐為王業之盛。光前裕後二君

為大既以天作名篇播諸廟樂。美有專屬無取偏揚和烈耳。詩意或然也。況從古序則增詩中所無之先公從集傳則又偏遺詩中所有之文王而粵稽秦漢以上簡篇殘缺無文可證。則序說猶為近古。故姑存之。

天作一章七句

嚴氏榮曰成功在神之頌。多言子孫當保守之意。蓋子孫能保守則可以慰祖宗之心也。○朱氏倬曰天作祭大王之詩。又兼言文王。大武祭武王而益言文王。蓋祭父而并及其子者。所以表其有後也。祭子而及其父者。所以表其有自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敬其事。宥密於首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清廟之什

賦也。二后文武也。成王名誦。武王之

詩成王不敢康詩傳皆斷以為成王誦。某問下武言成王之孚。如何。朱子曰。這箇且只得做武王說。○劉氏瑾曰。朱子於下武詩成王二字。則辨先儒之誤。而謂非王誦之謚。於此詩成王字。則正先儒之誤。而以為謚名。固各有基。積累於下。以承藉乎上者也。宥。宏深也。密。靜密也。何氏楷曰。宥。說文云。寬也。密。當依新書作謚。說文云。靜語也。一曰無聲也。禮仲尼燕居篇。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今案於歎辭靖安也。○此詩多道密通為謚。乃無聲之義。

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也。言天祚周以天下。既有定命。而文武受之矣。成王繼之。又能不敢康寧。而其夙夜

積德以承藉天命者。又宏深而靜密。是能繼續光明文

武之業而盡其心。張氏彩曰。成王之緝熙。與文祖亦當有閒。成王之緝熙。乃是常自提醒。書所謂祇勤于德。夙夜不怠。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渝者是已。故今能安靖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也。國語叔向引此詩而言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漢氏一之曰。朱文公采歐公時世論以斥序之非。而獨表章國語說斷其無可疑。今觀基命定命之語。意與洛誥合。其為頌成王審矣。何必委曲謂文武成此王業乎。

輔氏廣曰。不敢康。戒謹恐懼也。不宏。則體不盡。不深。則見不徹。不靜。則不能到。冲漠無朕處。不密。則

深。則見不徹。不靜。則不能到。冲漠無朕處。不密。則

深。則見不徹。不靜。則不能到。冲漠無朕處。不密。則

深。則見不徹。不靜。則不能到。冲漠無朕處。不密。則

深。則見不徹。不靜。則不能到。冲漠無朕處。不密。則

深。則見不徹。不靜。則不能到。冲漠無朕處。不密。則

深。則見不徹。不靜。則不能到。冲漠無朕處。不密。則

深。則見不徹。不靜。則不能到。冲漠無朕處。不密。則

深。則見不徹。不靜。則不能到。冲漠無朕處。不密。則

深。則見不徹。不靜。則不能到。冲漠無朕處。不密。則

深。則見不徹。不靜。則不能到。冲漠無朕處。不密。則

深。則見不徹。不靜。則不能到。冲漠無朕處。不密。則

深。則見不徹。不靜。則不能到。冲漠無朕處。不密。則

不能到萬象森具處。宏深陽之德也。靜密陰之德也。合是二德。則能承藉乎天之命。我者矣。夙夜者。無閒斷也。能夙夜基命。宥密。則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才有閒斷。則文武之業。便有蔽昧處。而已之心。亦不能盡矣。天命也。文武之業也。○朱氏善曰。不敢康。以心言。宥密。以德言。以一統底事。○成宏深靜密之德。以宏深靜密之德。成繼續光明之業。則所以基上天之命者。在是。所以繼續先王之業者。在是。而皆不外乎此心。故又以單厥心終焉。今日所以能安靖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者。是成王之賜也。

綱論

徐氏鳳彩曰。成命。謂不易之命也。周家天命所歸。歷千有餘年。而不易。故曰成命。文武受命。與天下更始。成王基命。與天下休息。所以終文武之功。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傳

此康王以後之詩。

問康王如何無詩。朱子曰。昊天有成命之類。便是康

傳

王詩。而今却要解那成王

做成王業。費盡氣力。要解從那王業上去。不知怎生地。

傳

序。昊天有成命。郊祀

天地也。○鄭氏康成曰。文王武王受其業。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早夜始

傳

順天命。行寬仁。安靜之政。以定天下。○孔氏穎達

曰。詩郊祀天地之樂歌也。天地神祇。佑助周室。文

傳

武受其靈命。王有天下。詩人見其郊祀。思此二王

能受天之命。勤行道德。故述之。而為此歌焉。經之

傳

所陳。皆言文武施行道德。撫民不倦之事也。○此

經不言地。序云地者。作者因祭天地。而為此歌。王

傳

者之有天下。乃是天地同助。言天可以兼地。故辭

傳

者之有天下。乃是天地同助。言天可以兼地。故辭

者之有天下。乃是天地同助。言天可以兼地。故辭

不及地。序知其因此二祭而作。故具言之。○此詩作在成王之初。不得稱成之諡。所言成王。有涉成王之嫌。韋昭云。謂文武修己自勤。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鄭賈唐說皆然。是時人有疑是成王身者。故辨之也。○杜氏佑曰。周制禋祀畢。獻之後。天子舞六代之樂。若感帝及迎氣。即天子舞當代之樂。其樂章用昊天有成命也。古制天子親在舞位。○蘇氏轍曰。此詩有成王不敢康而執競。有不顯成康世。或以爲此言成王誦康王釗也。然則周頌有康王子孫之詩矣。周公制禮禮之所及。樂必從之。樂之所及。詩必從之。故頌之施於禮樂者。備矣。後世無容易之。且詩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康始也。○昊天有成命詩。自古序以至漢唐諸儒。皆以爲郊祀天地之樂歌。文武受天命。成其爲王業。其詩作在周公

成王之世。宋諸儒亦遵其說。惟歐陽修以昊天有成命之成。王執競之成。康噫嘻之成。王謂成王誦康王釗也。朱子初亦從毛鄭之詁。後定集傳。援國語從歐說。以爲祭成王之詩。蓋依經爲解。辭無紆曲。當爲正說矣。然後儒遵之者固衆。而豎議以中序說者亦不少。其意謂周公制禮作樂。頌之用於郊廟。爲大孔子刪詩。雅頌得所。旣以頌爲周公所作。不應有康昭以後之詩。若康昭之詩。次於我將時邁。及思文大武之前。似非得所。且禋祀大典。文公何得無詩。一疑也。國語叔向引詩。朱子作成王誦解。亦可。然國語載穆叔聘晉。樂及鹿鳴。而後拜。晉侯使人問焉。對曰。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故不敢拜。呂叔玉云。樊遏執競也。朱子取呂說載於集傳。若從國語叔向之告。以昊天章爲康王之詩。則國語穆叔之對。稱執競爲先王饗元侯所用。又不可爲昭王以後詩矣。二疑也。然要皆未識朱子虛公之心。爾頌首集傳云。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則卽鄭箋

據周禮以詮詩之說也。又云亦或有成王以後之詩。夫據經文以解詩而猶曰或曰疑者。朱子何嘗蔑視古昔哉。宋黃震曰古注晦菴凡二說在學者詳之是矣。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叶音之

集傳

賦也將奉享獻右尊也神坐東向在饌之右所以

尊之也

問所解右字與舊說不同朱子曰周禮有享右祭祀之文如詩中此例亦多如既右烈考亦右

何便說保佑到伊嘏文王既右享之也說未得佑助之右。○劉氏瑾曰古人以右為尊如云位在其右尤出其右故右有尊義。○朱氏公遷曰明堂之位帝居中文王居西南主皆西坐東向東左西右則饌在左而神在右矣。○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之樂歌

廖氏剛曰明堂王者之堂也方其朝諸侯則以會諸侯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

負斧扆而立是也方其祭祀則以享上帝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王者方以人道交應物之帝則雖即人所居而享之可也沈祖考之親者乎。○范氏處義曰明堂之制始於黃帝之合宮有虞謂之總章夏謂之世室商謂之重屋周謂之明堂以為聽言奉其牛羊以政之所耳祀文王於此則周公為之也言奉其牛羊以

享上帝而曰天庶其降而在此牛羊之右乎蓋不敢必

也張子曰維天其右之不必饗之。○劉氏瑾曰天比文王為尊以尊事之故不敢必天之饗而以其字言之

○王氏志長曰案彭山季氏云周禮羊人曰積共羊牲謂積柴祭天則用羊實柴也先柴而後獻故維羊豢在維牛之上將者奉羊以共柴饗者獻牛以共祀理或然歟

傳 孔氏穎達曰。謂祭五帝於明堂。以文王配而祀之。詩人因其配祭。述其事而為此歌焉。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文王之配明堂。其祀非一。此言祀文王於明堂。謂大饗五帝於明堂也。○明堂之祀。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是告朔之在明堂。其祭止用特牛。四時迎氣於西郊。祭帝。還於明堂。亦如之。但迎氣於郊。已有祭祀。其盛在於郊。明堂之祭。不過與告朔同也。則迎氣之還。明亦用特牲矣。此之維羊維牛。祭之大禮。是大饗也。○呂氏祖謙曰。明堂祀上帝。而文王配焉。故先言祀天。而次言祀文王。此段言祀天也。後段言祀文王也。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

右饗。叶虛之。良反。

傳 儀式刑。皆法也。嚴氏粲曰。累言之。嘏。錫福也。穎達曰。特性少牢。皆載祀以言。我儀式刑文王之典。以靖

天下。則此能錫福之文王。既降而在此之右。以享我祭。若有以見其必然矣。輔氏廣曰。亦洋洋乎如在其上。如

比天帝為親。以親望之。故知文王之必饗我祭。而以既字言之。

傳 朱氏公遷曰。儀式刑者。取法於文王。不一而足也。日靖四方者。安靖四方之志。無日而或忘也。此不

特以右饗期之。而且先以錫福望之矣。是則親之之甚也。故用既字對上文其字。以見事帝事親之別。○朱氏

善曰。承上文而言。雖不敢必於天。而實可必於文王。文王之典。安靖天下之典也。我惟於文王之典。儀式刑焉。

清

清

以之而日安靖乎四方。則所以感格之者有其素矣。今而將是羊牛。則此能錫福之文王。豈不降而右饗我乎。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集傳 又言天與文王既皆右饗我矣。則我其敢不夙夜

畏天之威。以得天與文王所以降鑒之意乎。鄭氏康成

天於是得安文王之道。○朱子曰。夙夜畏天之威。然後天命可以長保矣。

集傳 李氏樗曰。雖曰享吾之祭。亦豈可自滿哉。故當夙

夜。畏天之威。則儀式刑文王者。益至而安靖四方者。益

久。此其所以能保天與文王降鑒之意也。○姚氏舜牧

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文王之心也。畏天之威。于時保

之。則存文王之心矣。存文王之心。則可常保上帝降鑒

者之本旨。此是頌

范氏處義曰。既以文王配。故其所告之辭。惟文王

之是賴。已則加與敬焉。既以推尊文王。亦以自勉

非周公不能為此詩也。

我將一章十句

程子曰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天。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郝氏敬曰。郊天報始。享帝報成。祀后稷始於祖之義。明堂配文王。成於父之義。

也。義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與圓同丘。埽地而行事。器

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

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

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

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

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

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曹氏粹中曰。天道事之

則業。結以為席。陶匏以為器。藭栗之牲。埽地而祭。所以尊之也。以帝道事之。則牛羊以為牲。簠簋以

為器。鼎俎之實。其薦用熟。所以親之也。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

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濮氏一之曰。文王之祀。既

天神於宗廟之理。故特尊其祀於明堂也。斯其為曲盡矣。東萊呂氏曰。於天。維

庶其饗之。不敢加一辭焉。於文王。則言儀式其典。

日靖四方。天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卒章惟

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於尊也。畏天。所以

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



朱子語類問帝即是天天即是帝却分祭何也曰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

祇祭之。故之帝。○后稷生於姜嫄。以上更推不
 去。故配天。須以稷。然上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
 之。則曰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者。配
 帝。須以父也。○問我將乃祀文王於明堂之樂章
 詩傳。以謂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祀帝
 於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時也。此乃周公
 以義起之。非古禮也。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
 耶。以時王之父配耶。曰。諸儒正持此二義。至今不
 決。看來只得以文王配。且周公所制之禮。不知在
 武王之時。在成王之時。若在成王。則文王乃其祖
 也。亦自可見。又問。繼周者如何。曰。只得以有功德
 之祖配之。○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乃不言
 武王者。以禮樂出於周公制作。故以作禮樂者言
 之。○何氏楷曰。胡致堂云。文王已有廟矣。以季秋
 享帝。而奉文王配焉。不可於七廟中獨舉大禮於
 一廟。故迎主致之明堂。以配帝也。祭帝必於明堂

者。帝出震而宰萬物。猶向明而治天下也。武王即
 位。追王文王。周公制禮。推本王功。故以文王配帝。
 而祀於明堂。
 此義類也。

時邁其邦。皇天其子之。

集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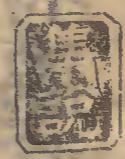
賦也。邁。行也。邦。諸侯之國也。周制。十有二年。王巡

守殷國。柴望祭告。諸侯畢朝。

周禮大行人。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注云。殷猶衆也。

○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
 於方岳。○蔡氏沈曰。柴。燔柴以祀天也。望。望秩以祀山
 川也。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劉氏瑾曰。胡
 氏曰。望祭各設於巡守之方。其位茅以辨之。而植表於
 中。周禮所謂旁柶以茅。晉語
 所謂置茅。莚設表。望是也。○此巡守而朝會祭告之

樂歌也。孔氏穎達曰。武王既定天下。而巡行其守土諸侯。至於方岳之下。乃作告至之祭。為柴望之禮。周公述其事。而為此歌焉。○劉氏瑾曰。此雖武王初定天下。而巡守所作之歌。其後王之巡守者。因而皆用之歟。言我之以時巡行諸侯也。天其子我乎哉。蓋不敢必也。嚴氏粲曰。有天下曰天子。子之謂以周繼夏商也。○胡氏一桂曰。徐氏曰。子之者。親而愛之。○劉氏瑾曰。所謂不敢必者。亦以其字言之。蓋初為疑辭也。下文言允王維后。允王保之者。則終之以決辭也。下

孔氏穎達曰。天子封建諸侯。以為邦國。命之為王者。守土。天子以時往行其邦國。至於其方岳之下。為此告祭。故有柴望之事也。為此巡守之禮者。以諸侯為王者。守土。專制一國。告從令行。而王者垂帷端拱。深居高視。一日二日。庶事萬幾。耳目不達於遠方。神明不照於幽僻。或將強以陵弱。恃眾以侵寡。擁遏王命。寃不

土闢而使遠道細民受枉聖世。聖王知其如是。故制為此禮。時自巡之。○廖氏剛曰。謂之巡者。言其行之遠而不遽也。時邁則春而東。夏而南。秋而西。冬而北。不疏以弛事。不數以擾民。上以順天之道。下以從人之欲而已。周行不怠。天道也。夫能體斯道。以有為於天下。得不為天子乎。以其足以繼天故也。○呂氏祖謙曰。人之宗子。主一家者也。天之子。主天下者也。時邁其邦。人神莫不受職。則昊天其子之可知矣。○劉氏瑾曰。此二句總言巡守之事。以發端也。○朱氏公遷曰。巡守之禮。所以浹和神人。而盡天子之職也。是以有望於天之子。我必以時者。事天之至。不敢必者。畏天之至。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河喬嶽允。王維岳。

右尊序次黃氏一正曰在者尊於諸侯之上序者

陳氏際泰曰周當天命初受受於唐虞夏商之統震動

五帝迭生子孫更王天下其尊之也蓋以序焉

疊懼懷來柔安允信也○既而曰天實右序有周矣

以使我薄言震之孔氏穎達曰薄是初始之義○徐氏

而四方諸侯莫不震懼又能懷柔百神曹氏粹中曰祭

祭百神故巡守所以至於河之深廣嶽之崇高而莫不

至百神皆祭焉李氏樗曰人神各

感格則是信乎周王之為天下君矣得其所信乎王能

盡為君之道也

孔氏穎達曰箋云甫動之以威則莫不動懼而服

後天下即服至於巡守始言莫不服者以王者之為巡

守慮有不服之處故美其無不服耳巡守之行得有動

威之意謂王巡守若會同司馬起師合軍以從所以威

天下行其政也百神者謂天與山川之神神以王為主

祭之則安允王維后總上事而歎之云信哉武王之德

宜為君也○廖氏剛曰王者所為與天合德威政所加

孰敢不震動疊息效順而圖新者乎蓋巡守之際有所

謂削地黜爵君流君討之事是以言也河之善溢於地

嶽之峻極於天其神為難懷柔而言及之則山川莫不

寧可知矣是信能成天使之傳序之意也○嚴氏案曰

初得天下而人神受職此非人之所能為也天實右序

之也○劉氏瑾曰此一節言巡守而祭告百神之事也

○何氏楷曰祭汝楠云諸侯所懷也而曰震疊仁

義之盡也百神所欽也而曰懷柔和敬所生也

清廟之什

天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載戢側立反千戈載橐古刀反

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戶雅反允王保之

集傳 戢聚橐韜。孔氏穎達曰。橐弓衣。一名肆。陳也。夏中

國也。○又言明昭乎我周也。既以慶讓黜陟之典。式序

在位之諸侯。李氏樛曰。孟子載巡守之事。入其疆而慶

有功德於民者。有加地進律之賞。凡此皆所以按諸侯

之功罪而升黜之。所謂式序在位也。○袁氏煒曰。考其

典章之合否曰式次。又收斂其于戈弓矢而益求懿美

其功罪之差等曰序。之德以布陳于中國。則信乎王之能保天命也。李氏樛曰。武王

取天下。必求文德以施中國。則可以保天下也。○季氏

本曰。斂武事而修文德。保天命之本也。故曰允王保之

也。或曰。此詩即所謂肆夏。以其有肆于時夏之語而命之

也。

鄭氏康成曰。王巡守而天下成服。兵不復用。此又

見震疊之效也。○**廖氏剛**曰。天則右序。神則左

君則明昭。臣則式序。夫然則安所用於兵革哉。豈求哲

人以與之共圖億萬斯年而已。○**輔氏廣**曰。懿德。文德

也。此與諸侯相期以文德治乎諸夏而無或相尋於下

皇六師設司馬以教閱。自有不可廢者。而與諸侯相期

之志。則固不在此也。○**劉氏瑾**曰。此一節則言巡守

會黜陟之事也。○**鄒氏泉**曰。式序在位。是以政而肅天

下。君道也。載戢四句。是以教而化天下。師道也。賞罰者

清廟之什

元

天子之大權。教化者。天下之大務。而能兼舉之。則上天作之。君師之意。以慰信乎周王之能保天命。而昊天之子我為有常矣。

朱氏善曰。實右序有周。所以見天眷之隆也。故使之治人。而人無不治。使之事神。而神無不懷。益有以見其盡君道之可信。明昭有周。所以見王道之大也。惟王道之大。故慶讓黜陟。而刑賞行。偃武修文。而好尚定。益有以見其保天命之可信。

時邁一章十五句

春秋傳曰。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而外傳又以為周文公之頌。則此詩乃武王之世。周

公所作也。

陳氏鵬飛曰。武王凱歌方終。而有方岳之行。觀此詩。是告方岳以革命之事。因

其時而震服諸侯。故外傳又曰。金奏肆夏。樊遏渠。其詩與他廟樂不同。

天子以饗元侯也。

鄭氏康成曰。金奏。擊金以爲奏樂之節。金謂鐘及鐃。韋昭

注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即周

禮九夏之三也。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

也。渠思文也。

周禮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

夏。驚夏。鄭氏康成曰。杜子春云。王出入。公王夏。戶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驚夏。呂叔玉云。肆夏。縶

過渠皆周頌也。肆遂也。夏大也。言遂於大位。謂王位也。繁多也。過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顏氏達龍曰。韋昭之說。與呂叔玉雖不同。而時邁執競思文。即三夏之異名也。
詩 廖氏剛曰。皆巡守之詩。或言時邁。或言般春。邁遠行也。孟子所謂遊也。般樂也。孟子所謂豫也。一遊一豫。此周之先王。所以為諸侯也。時邁告至之詩也。故言柴望。以皇天后上為主。般過而祭之詩也。故言祀四岳河海。以名山大川為主。亦互相備也。○黃氏樵曰。時邁之作。見武王所以得天下。所以保天下者。皆無愧也。武王巡守之事。詩有時邁。書有武成。時邁告祭之樂章也。武成識其政事。以示天下來世也。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此告祭懷柔之實也。昭我周王。天休震動。此莫不震疊。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

之實也。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於周。此式序在位之實也。偃武修文。歸馬放牛。此非戢繁之意乎。建官位事。重民五教。惇信明義。崇德報功。此非懿德以保之乎。

集傳 賦也。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競強也。言武王持

其自強不息之心。何氏楷曰。執競以德之剛言。敬勝怠。義勝欲。純守此心。如執持而不失者。

然。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何氏楷曰。無競維烈。以興王之功業言。烈

本火猛之義。功之光且盛者。亦以烈名之。豈不顯哉。成王康王之德。亦上帝

之所君也。

集說

李氏樛曰。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位乎上。陰陽日月。迭運推移。以其健故也。人君法天。亦當自強。然後可以成功。武王能於自強之心。執而勿失。造次顛沛。未嘗敢捨。則其功烈。所以莫強也。其曰無競。維烈。蓋言執競之效如此。○輔氏廣曰。武王能持自強之心。而不息。故天下莫能強於功烈之盛。此蓋內外之符也。○黃氏佐曰。成之不顯。如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夙夜基命。宥密。夙夜敬止。等是康之不顯。如眇眇子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等。皆是。人皆曰守成之主。德未必顯。繼體之君。命非出於天。故詩人特言成康有不顯之德。亦上帝之所君也。

附錄

毛氏萇曰。無競。競也。烈。業也。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鄭氏康成曰。競。強也。能持強道者。維有武王耳。不強乎其克商之功業。言其強也。不顯乎其安祖考之道。言其又顯也。○孔氏穎達曰。釋詁文曰。康安。

故云成大功而安之。武王既伐紂。是成大功。安祖考。○蘇氏轍曰。武王持其強心。為而不捨。故天下莫能與之競。遂成其王業而安之。為天下之所君。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

紀觀反

甘萌。

叶謨郎反

集說

斤斤。明之察也。言成康之德。明著如此也。

錢氏天錫曰。武

王克商。而會朝清明。至於成康。制禮作樂。紀綱明備。纖悉必到。故曰斤斤。

集說

朱氏公遷曰。此則指其不顯之實也。繼明以照四方。如此。於先王何愧乎。功德足相配。則祭祀所相配矣。○姚氏舜牧曰。君德只是箇剛與明。武王持自強之心。成大功烈。天下莫與為競。成康繼世而亦持此心。便不為物欲所蔽。而可以照臨四方。故既稱不顯成康。而又稱斤斤其明。

鐘

蘇氏轍曰。周之興也遠矣。至於武王成而安之。然後能奄有四方。使其明無所不至。

鐘鼓喤喤。

華彭反。叶胡光反。

磬筦將將。

七羊反。

降福穰穰。

如羊反。

集

喤喤和也將將集也。

孔氏穎達曰。喤喤將將。俱是聲也。故言和與集。謂與諸聲

相和與諸樂合集也。

穰穰多也。

孔氏穎達曰。釋訓云。穰穰。福也。某氏引此詩。明穰穰是福豐之貌也。

言今作樂以祭而受福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作鐘鼓之樂。其聲和樂。喤喤然。奏磬筦之音。共聲合集。鏘鏘然。合於禮度。當於神明。故

神下與之福。衆多而穰穰然。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集

簡簡大也。

李氏巡曰。簡簡。降福之大也。

反反謹重也。

孔氏穎達曰。傳言反

反難者。謂順理閑習。自重難也。

反覆也。言受福之多而愈益謹重。是以

既醉既飽。而福祿之來。反覆而不厭也。

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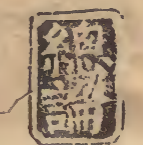
鄭氏康成曰。君臣醉飽。禮無違者。以重得福祿也。

孔氏穎達曰。祭末旅酬下及羣臣。故有醉飽之義。即既醉所云。醉酒飽德是也。此時祭之末節。人多倦而違禮。故美其禮無違者。以重得福祿。即經之來反也。

李氏樛曰。既醉既飽。蓋祭終而飲福耳。上言祭時樂備而和。故神降之福。此言祭終而飲。威儀備具。此福祿所以反覆日至而未艾也。

朱氏公遷曰。樂者格神之具。神來格。則降之福矣。敬者受福之本。敬以受福。則福

之降又無窮也



鄒氏泉曰。全詩上二節。是頌三后功德之盛。下二節。言今日奉祭獲福之隆。

執競一章十四句



此昭王以後之詩。國語說見前篇。朱氏公遷曰。祭三王

無其例。然武王有世室。則必有專祭矣。豈昭王以後。祭武世室。而配以成康歟。



李氏樛曰。歐陽公曰。昊天有成命。曰。成王不敢康。風夜基命宥密。則成王者。成王也。當是

康王已後之詩。而毛鄭之說。以頌皆是成王時作。遂以成王為成此王功。不敢康。執競之詩。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則成康者。乃成王康王也。當是昭王已後之詩。而毛氏以為成大功而安之。鄭氏以

為成安祖考之道。觀毛鄭之說。雖不如歐陽之辨。而然觀諸詩。亦有室礙者。成王之時。但持盈守成而已。不可以為基命也。今日基命。則非持盈守成也。執競之祀武王。如果是成康。則是祀武王之詩。其言成康之文。如此其屢。言武王無幾矣。豈古人祀先祖之意乎。不當以成王康王為說。書曰。成王畏相。又曰。惟助成王德。書之所言。不是周之成王矣。○郝氏敬曰。祀成康。則此詩作於康王以後。周之禮樂。定自周公。是篇所謂過。即韶夏者也。禮。牲出入。奏韶夏。天子以過饗元侯。康王以後。韶穆之季。未聞有繼周公作禮樂者矣。即有新聲。豈可以配九夏乎。云成康者。武王成功。康定天下。猶酒誥言成王。大誥言寧王。云爾。凡詩書言武成。康寧。頌武王。而王謂王釗。率祖考以為證耳。豈凡言成康者。即為二王乎。

朱子初注執競詩曰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此其所以成大功而安之見於呂祖謙讀詩記中則亦毛萇之說也後從歐陽修之說而定集傳始闢毛鄭然呂叔玉指執競為樊過韋昭以過為韶夏而朱子不辨其非且仍采其說蓋以傳之自古無以證其必不然故附舊說以資博覽云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

來牟帝命率育叶曰無此疆爾界叶訖陳常于

時夏

賦也思語詞文言有文德也范氏處義曰古人以文為德之盛如書稱

堯曰欽明文思稱舜曰濬哲文明也○鄒氏泉曰立粒思文裁成輔相開物成務正經天緯地之文也

通極至也德之至也貽遺也來小麥辛大麥也劉氏曰

曰小麥味甘大麥味鹹為五穀長注大麥今稞麥一名麩麥形似小麥皮厚故謂大麥

也○言后稷之德真可配天劉氏曰謂之克配蓋使

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其德之至也且其貽我民以

來牟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徧養下民者段氏昌武曰

二蓋麥者五穀成熟之最先一歲豐稔之占又正關三之時故養民者以此為善也○唐氏汝諤曰管子曰夏

至而麥熟是以無有遠近彼此之殊而得以陳其

父子之常道於中國也陳氏鵬飛曰遂使常道得陳於中國所謂富而後教之也○李

清廟之什

氏公凱曰。當而後教。此所以裨天。地不及之功。而其能與天。歟。或曰。此詩即所謂納

夏者。亦以其有時。夏之語而命之也。

李氏 李氏樛曰。稼穡之事。其來尚矣。但以為洪水之害。民而始有嘉種。故詩人推美之。以為天誘其衷。如親貽

之以嘉種者也。○后稷教民稼穡。但養之而已。未及教

之也。如舜命契敬敷五教。在寬則教之者。乃契之事也。思文之詩。惟美后稷。乃以陳常于時。夏言者。蓋民無常

產。因無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倉廩實而知禮義。府庫充而知榮辱。使當洪水之後。后稷不能教民以稼穡

則天下之民。必無常產矣。既無常產。則何常心之有。惟其教民稼穡。此其所以陳常于時。夏也。○范氏處義曰。

周公論后稷之養民。特取於來牟者。何哉。是二物者。種於稼穡之後。熟於稼穡之先。能補斯民之饑食者。莫若

於此。是以聖人重之曰。此出於天命也。○鄒氏泉曰。民

生既植。則民行可興。故盡中國之地。皆得以施其教也。養民者。稷之功。得以教民者。亦稷之功。其與天生成覆

疇之德。真可配矣。德足以配天。則祭以配天。誰曰不宜。毛氏萇曰。極中也。○孔氏穎達曰。昔堯遭洪水。后

附錄 稷播殖百穀。存立我天下眾民之命。使眾民無不於爾后。稷得其中正。言民賴后稷。復其常性。是后稷有

大功矣。○范氏處義曰。后稷之德。在於天下者。以教民稼穡為之本也。凡堯舜之相授受。所謂允執其中者。即

五典之所陳。謂之常道者是也。是中也。人性之所固有。故曰爾極。所謂常性是也。賴后稷教民稼穡。使人無艱

食。然後能立於爾極。而常道可行也。故執中於上者。堯舜也。使烝民立於中以養其常性者。后稷之德也。○嚴氏

粲曰。中者。民心所自有。特因后稷有以養之。而勿喪耳。民之中。即后稷之中。故曰莫匪爾極。康衢所詠爾極。洪範所謂汝極。天保所謂爾德。君牙所謂惟爾之中。其

也。意一。立我烝民。鄭箋立當作粒。與尚書益稷篇烝民乃粒。義同。朱子集傳從之。當矣。毛傳極訓中。孔疏以為傳不解立。但毛無破字之理。必其不與鄭同。宜為存立。衆民也。後儒多有主是說者。蓋謂立我烝民。立當如字。時烝民阻飢。教化不得施。無以立人之道。后稷播種。民人率育。而陳常時。夏是立我烝民。皆后稷之功也。義亦可通。

總論 孔氏穎達曰。思文詩者。后稷配天之樂歌也。周公制禮。推后稷以配帝。祭於南郊。既已祀之。因述后稷之德。可以配天之意。而為此歌焉。經皆陳后稷有德。可以配天之事。○李氏樛曰。古之祭者。必以其祖配之。公羊宣公三年傳曰。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至。則后稷所以配天。蓋所

思文一章八句

集傳 國語說見時邁篇。孔氏穎達曰。國語云。周文公之為頌曰。思文后稷。克

配彼天。是此篇周公所自歌。與時邁同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后稷之配南郊。與文王之配明堂。其義一也。而此與我將序不同者。我將主言文王饗其祭祀。不說文王可以配上帝。故云祀文王於明堂。此篇主說后稷有德。可以配天。不說后稷饗其祭祀。故言后稷配天。由經文有異。故為序不同也。○張氏所望曰。后稷配天。一事也。生民述事。故詞詳。而文直。思文頌德。故語簡。而旨深。雅頌之體。其不同如此。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周頌臣工之什四之二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力之反爾成來咨來訪

如預反

集傳 賦也嗟嗟重歎以深教之也臣工羣臣百官也公

公家也釐賜也成成法也茹度也○此戒農官之詩先

言王有成法以賜汝汝當來咨度也薛氏應旂曰釐爾是始置法以賜之

非謂周以農事開國已有成法也○錢氏天錫曰成法

具矣而其閒土宜不同風氣不一有許多調停纖悉處

務要講求之審度之而後

可行不可視為具文也

集傳 輔氏廣曰總敕羣臣百官使各敬其公家之事也

蓋周家當時每事皆有成法布在天下況於后稷

教民稼穡之事乎羣臣百官或有所不知故使之來咨

米度也○徐氏鳳彩曰戒農官不統飭臣工者國之重

務在農臣下皆有兼責也修稼政簡稼器因地利順天

時皆成法也我周自有創肇其法講求最久王固有

以賜爾臣工矣成法雖定而土宜歲

嗟嗟保介維莫音慕之春亦之公馬求如何新音余

於音烏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斯音

我衆人戽持恥反乃錢子淺反鈔音博奄觀音鈺鉉音

集傳 保介見月令呂覽其說不同然皆為藉田而言蓋

臣工之什

金定言新舊

農官之副也。輔氏廣曰保介助王耕藉田者。介有副意故以為農官之副。莫春斗柄

建辰夏正之三月也。畚三歲田也。朱氏謀璋曰稱新畝者田野之日闢也。

於皇歎美之辭來牟麥也。明上帝之明賜也。言麥將熟

也迄至也。康年猶豐年也。衆人甸徒也。庠具錢鈹鎛鉏

皆田器也。銍獲禾短鎌也。孔氏穎達曰說文云錢鈹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鈹宋仲子

注云鈹刈也然則鈹刈物之器也說文云鎛田器也釋名云鎛鋤類也鎛迫地去草世本云垂作鎛呂氏春秋

高誘注云鎛芸苗也六寸所以入苗間鎛鎛當是一器釋名云銍獲禾鐵也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銍一鎛

一鈹然後成農是三者皆田器○錢氏天錫曰錢以起土用於耕鎛以去草用於耘銍以獲禾用於穀艾

獲也。○此乃言所戒之事。言三月則當治其新畝矣。今

如何哉。然麥已將熟。則可以受上帝之明賜。而此明昭

之上帝。又將賜我新畝。以豐年也。於是命甸徒具農器

以治其新畝。而又將忽見其收成也。王氏安石曰治其事於前則收其功

於後不可不勉也。○李氏樛曰。惟能庠乃錢鎛。乃能有銍艾之望也。

范氏處義曰來牟當夏而熟莫春將熟之時故因言莫春而思來牟亦以莫春民間舊穀已盡新畝

未殖所賴來牟以補民間之闕故尤為可美也○補畝廣曰維莫之春亦又何求戒之使及時而專務農事也

如何新畝問所治之新畝今如何也新田則費工多故舉新以該舊也命甸徒具農器者盡人事也奄觀銍艾

臣工之什

者。後天
命也。

輔氏廣曰。命他官皆無詩。而特命農官。則有詩者。周人以農事開國。故成王周公。特作詩以戒。救之以重其事也。○胡氏紹曾曰。先王深知生民之仁。起於菽粟。故農事嘗首天下之政。周官一書。三致意焉。或以巡稼穡。或以簡稼器。趣其耕耨。辨其種。合耦以相助。移用以相恤。懸其法式。行其秩敘。又三歲大比。以興其治田之。如興土焉。或誅。或賞。或興。或廢。及其朝巡。慶則始於土地之闢。罰則始於田野之荒。故當時風之七月。臣戒其君。頌之。臣工君戒其臣。舉不外此也。

序。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孔氏穎達曰。周公成王之時。諸侯以禮春朝。因助天子之祭。事畢將歸。天子戒救而遣之於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陳戒諸侯之臣。使助其公事。又戒車右。令及時勸農。天

子賓敬諸侯。不救其身。戒其臣。亦所以戒諸侯。是其遣之事也。此諸侯助祭。是下土諸侯自外來也。○月令說天子耕藉之禮。天子親載耒耜。措置之於參乘之人。保介之與御者二人間。若之車上。止有御者與車右二人而已。今言保介與御。明保介即車右也。皆侯耕藉勸農則此人與之同車。而置田器於其間。常見勸農之事。故勸之也。○李氏樛曰。保介者。在車之右。農事實無與焉。故知所謂嗟嗟。臣工。嗟嗟保介。其實戒救諸侯。借以為言也。○朱子曰。鄭氏據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以為車右。衣甲持兵。故曰保介。案呂氏春秋亦有此文。高誘注云。保介。副也。莫春在夏正。為建辰之月。在周正。為建寅之月。然先儒謂商周雖改正朔。特以是月為歲首。至於朝聘。烝享。猶用夏正。祭用仲月。則春祠宜在。建卯之月。祭畢遣之時。春已向莫。農事不可緩也。○馮氏復京曰。保介。即戎右。高誘注云。副也。朱子增成其義曰。農官之副。然未見確然。○郝氏敬曰。戒農

官。何與於頌。諸侯守土。民事為先。故於來朝助祭。歸而申飭王章。稼穡其首務也。周先公力農開國。故告於廟。以祖德訓之。所以為頌。

序義以諸侯來朝。因助天子之祭。事畢將歸。天子戒敕而遣之於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也。朱子初亦從序。後改為戒農官之詩。蓋以經文止言農事耳。後之儒者。以為戒農官當列於雅。何次於頌。今既次於頌。則序說不可偏廢矣。其論亦近理也。若夫詮解經文。總屬重農之意。箋疏集傳。原未兩岐耳。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音格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賦也噫嘻亦歎辭也昭明假格也爾田官也時是

駿大發耕也私私田也三十里萬夫之地四旁有川內

方三十三里有奇言三十里舉成數也鄭氏康成曰周禮曰凡治野田

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孔氏穎達曰

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自乘是萬也。夫有百步。三夫為一里。則百夫為三十三里餘

百步。即三分里之一。為少半里。是三十三里又少半里也。何氏楷曰。三百步為一里。耦二人並

耕也。○此連上篇亦戒農官之辭。昭假爾猶言格汝眾

庶蓋成王始置田官而嘗戒命之也。爾當率是農夫。播

其百穀使之大發其私田皆服其耕事萬人為耦而並耕也。蓋耕本以二人為耦。今合一川之眾為言。故云萬人畢出并力齊心如合一耦也。胡氏一桂曰。十千維耦者。蓋萬夫合耦而耕。實五千此必鄉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以萬夫為界者。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陳氏淳曰。周制國中鄉授但為溝洫。一夫受田百畝。與同溝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十而賦其一。○陳氏埴曰。鄉遂用貢法。周禮遂人是也。○梁氏益曰。鄭康成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朱文公亦以為溝洫以十為數。井田以九為數。井田溝洫決不可合。蘇氏曰。民曰雨我公

田遂及我私而君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其上下之間

交相忠愛如此

朱氏善曰。成王既置田官而戒命之。後王復遵其法而重戒之。率時農夫。農官之職也。播厥百穀。農夫之事也。終三十里。欲其地之無遺利也。十千維耦。欲其人之無遺力也。地無遺利。人無遺力。此豐穰之所以可必也。

徐氏鳳彩曰。上章言奄觀銍艾而此章專言耕謹始也。大田言雨我公田而此章專言私。意下也。
序。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也。○鄭氏康成曰。月令謂周公成王之時。春郊夏雩。以禱求膏雨而成其穀。實為此祭於上帝。詩人述其事而作歌焉。經陳播種耕田

之事。是重穀爲之祈禱。戒民使勸農業。故作者因其禱祭而述其農事。○毛以爲成是王事之玉。謂周公成王也。王既已政教光明如此。猶能敬重農事。率是典田之官。令之教民耕田。終於三十里。欲使各極其望。無不墾耕及時。趨農萬夫俱作。天下太平。尚能重民如此。爲之祈神殷勤戒敕。故美而歌之。○毛以公田在民井之閒。亦當民所耕發。而云駿發爾私者。上意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私田。使之耕以取富。故言私而不及公也。終三十里者。各極其望爲言。王肅云。三十里天地合所之而三十。則天下徧也。○蘇氏轍曰。歎天之所以成我王業者。既昭至矣。我今率是佃田之農夫。令無不咸播百穀。曰其大發爾私。盡三十里而後已。既令之民之服其耕者。萬人皆出於野。言人事盡矣。所不足雨耳。是以告之天也。○李氏樗曰。是詩所言者。播厥百穀。但曰十千維耦。其意但言民從事於田畝。殊無祈穀之意。以爲人事於此盡矣。故播厥百穀。十千維耦。此皆人所

能爲也。若夫百穀順成。非人之所能爲。天也。故於此而祈穀焉。○嚴氏粲曰。祈穀之後。即躬耕帝藉。故言率時農夫。以張本也。言駿發爾私。不及公田。爲民祈也。○此爲春夏祈穀於上帝之詩。古序傳之。歷代諸儒遵之。爲說。是亦頌中一大禮所在也。朱子初說。信之而著。爲傳矣。後改爲亦戒農官之詩。未審何據。是以後之窮經者有疑焉。且注中爲國中鄉遂之地。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夫天子戒勸農。止及國中之鄉遂。猶未及乎畿甸。似毛義之推廣於天下。爲所該者遠矣。況言私而不言公。以爲讓富於民意。亦可存也。

噫嘻一章八句



朱氏公遷曰。臣工噫嘻。非祭祀樂歌而入於頌。蓋頌體也。抑豈祈年祈穀之時。即其地以

戒農
官歟

振鷺于飛于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集傳 賦也振羣飛貌鷺白鳥雝澤也。孔氏穎達曰以鷺

澤故知雝澤也。澤名為雝在西有此澤無取於西之義也。○王氏安石曰西雝蓋辟靡也。辟靡有水鷺所集也。

○朱子曰先儒多謂辟靡在西郊故曰西靡。客謂二王之後夏之後杞商之

後宋於周為客。孔氏穎達曰客者敵主之言先代之後時王偏所尊敬特謂之客。○史記杞世

家云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其殷後則初封武庚後以叛而誅之更命微子為殷後。○李氏

樗曰二王之後不純臣待之故謂之我天子有事膳焉客如所謂虞賓在位作賓于王家也。

有喪拜焉者也。黃氏佐曰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二句見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杜注曰天子

祭宗廟則歸之膳杞宋。○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言來弔喪則拜以謝也。

鷺飛于西雝之水而我客來助祭者其容貌修整亦如

鷺之潔白也。或曰興也。鄭氏康成曰白鳥集于西雝之

宋之君有潔白之德來助祭於周之廟得禮之宜也。其至止亦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鷺然。

集說 曹氏粹中曰鷺之為物羽毛潔白而容止舒閑其

止亦有斯容則有潔白之德而能文之以禮者也。○朱氏公遷曰親之曰我尊之曰客愛敬兼至以其先代之

後也而德容如此則又有可愛敬之實也。

在彼無惡

鳥路反

在此無斃

叶丁反

庶幾夙夜

叶羊反

以

永終譽

集傳

彼其國也。在國無惡之者。

曹氏粹中曰。國人安其豈弟也。

在此無

厭之者。

鄭氏康成曰。謂其來朝人皆愛敬之。

如是則庶幾其能夙夜以永

終此譽矣。陳氏曰。在彼不以我革其命而有惡於我。知

天命無常。惟德是與其心服也。在我不以彼墜其命而

有厭於彼。崇德象賢。

蔡氏沈曰。崇德謂先聖王之有德者。則尊崇而奉祀之也。象賢謂其

後嗣子孫有象先聖王之賢者。則命之以主祀也。

統承先王忠厚之至也。

集傳

李氏樛曰。二王之後。來助祭。容止可觀。在國則國人愛之。在周則周人愛之。則可以有譽矣。又從而

勉之。欲其夙夜匪懈。然後德音不已。是所謂愛人以德也。成王告微子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又曰。俾我有周

無斃。亦此意也。朱氏公遷曰。無惡之者。言皆愛之也。無厭之者。言皆敬之也。庶幾者。望之之詞也。既有若此

之令名。又願其德之常然而長保此令名也。

綱論

孔氏穎達曰。二王之後。能盡禮備儀。尊崇王室。故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天子之祭。諸侯皆助。獨

美二王之後。來助祭者。以先代之後。一旦事人。自非聖德服之。則彼情未適。今二王之後。助祭得宜。是其敬服

特王。故能盡禮。客主之美。光益王室。所以特歌頌之。曹氏粹中曰。必存二代之後者。所以尊其先世受命之

君。俾承祀而不廢耳。

振鷺一章八句

集說

朱子語類問振鷺詩不是正祭之樂歌乃獻助祭之臣未審如何曰看此文意都無告神之語恐是獻助祭之臣古者祭祀每一受胙主與賓尸皆有獻酬之禮既畢然後亞獻至獻畢復受胙如此禮意甚好有接續意思

豐年多黍多稌

音杜

亦有高廩

力錦反

萬億及秭

咨履反

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叶舉里反

集傳

賦也稌稻也

郭氏璞曰今沛國呼稻為稌是也

黍宜高燥而寒稌

宜下濕而暑黍稌皆熟則百穀無不熟矣

李氏樛曰職方氏謂籩與

高燥其穀宜黍荆揚下濕其穀宜稻是黍利高燥稌利下濕也豐年之時或高或下無所不熟亦助語

辭數

色主反下同

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烝進畀予洽

備皆徧也○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

方社之屬也

黃氏佐曰田祖神農也郊特牲之先嗇是也先農后稷也郊特牲之司嗇是也方社

則前田以社以方是也

言其收入之多至於可以供祭祀備百禮

而神降之福將甚徧也

序豐年秋冬報也

○蘇氏轍曰報謂秋祭四方冬

祭

祭八蜡豐年載芻皆非宗廟之詩而曰烝畀祖妣

何也以為所以能進享先祖者皆方蜡社稷之功也○曹氏居貞曰以洽百禮非特言祭祀而已而養耆老享

賓客皆在其中矣。○朱氏公遷曰：天地山川鬼神不一。祭祀之禮亦不一。隨處而得豐年之用，則將隨事而受。豐年之福，所以降福甚徧者，莫非田祖方社之所致也。○朱氏善曰：收入之多，而祭禮之無不備；祭禮之備而福祿之無不徧，此方社之賜也。而亦田祖先農之力也。秋而報焉，則方社之謂也。冬而報焉，則蜡祭百神之謂也。以其同謂之報祭，故同歌是詩也。

謝氏

枋得曰：百禮如禮儀三百之類，民知禮則風俗厚。風俗厚則天下平。君臣上下皆樂年豐矣。

鄭氏

康成曰：報者謂嘗也。○孔氏穎達曰：謂周公成王之時，致太平而大豐熟，秋冬嘗烝報祭宗廟，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言年豐而多獲黍稻為酒醴以進與祖妣，是報之事也。言烝畀祖妣，則是祭於宗廟，但作者主美其報，故不言祀廟耳。不言祈而言報者，所以追養繼孝，義不祈於父祖。至秋冬物成以為

鬼神之助，故歸功而稱報，亦孝子之情也。○王氏安石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者，天地之功也。○曹氏粹中曰：秋冬大享於明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天地百神無所不報，而同歌是詩，故不言其所祭耳。○陳氏鵬飛曰：噫嘻，祈之於春夏，豐年報之於秋冬，是一體之詩也。祈曰上帝而報不言者，省文也。○胡氏一桂曰：案濮氏謂此年穀始登而薦宗廟之樂歌，豈非以其有烝畀祖妣之辭歟。○劉氏瑾曰：序以噫嘻為春夏祈，此詩為秋冬報，載芟為春祈，良耜為秋報。朱子初解皆用其說。今此集傳乃其改本，於彼三詩傳文及序說既皆不取，小序獨此篇於序說亦謂其誤，而傳猶用序意者，豈後來所改有未盡歟。然得濮氏胡氏之說，亦足以補之矣。

豐年。序以為秋冬報也。箋以秋冬報為嘗烝。王安石以豐年屬天地之功，故以此詩為祭上帝。陳祥道引豐

公始成大武也。朱子曰。祖。通言先祖。兩句總序其事也。

集說 輔氏廣曰。馨言作樂之人也。庭言作樂之處也。朱氏善曰。重言有馨見其非一人。姚氏舜牧曰。

樂先審音。故先舉其人。

設業設虞。音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鞀。音桃。磬。祝。凡

反。圍。魚女。既備乃奏。祖。音。簫管備舉。以上叶。瞽字。

集說 業。虞。崇牙。見靈臺篇。樹羽。置五采之羽於崇牙之

上也。孔氏穎達曰。植者為虞。橫者為柎。大板謂之業。所

其形卷然。可以縣鼓磬。樹五采之羽。以為文。畫繒為翼。戴以璧。樹翼於柎之角。明堂位所謂。夏后氏之龍篋。與

殷之崇牙。周之璧翬。以見飾之彌多也。胡氏一桂曰。

曹氏曰。蓋橫木為篋。飾以鱗屬。植木為虞。飾以羸羽之

屬。又加大板於上。形捷業然。此夏后氏制也。商於龍篋

上刻畫為重牙。以縣垂絃。所謂崇牙也。周又畫繒為翼。

戴以璧玉。垂五采羽。應小鞀。田大鼓也。孔氏穎達曰。釋

於其下。所謂植羽也。應小鞀。田大鼓也。樂云。大鼓謂之

鼓。小者謂之應。是應為小鼓也。大射禮。應鞀在建鼓東。

則為應。和建鼓。應鞀共文。是為一器。故知應小鞀也。應

既是小。田宜為大。鄭氏曰。田當作鞀。音小鼓也。孔氏穎

故曰。田大鼓也。經傳皆無田鼓之名。太師職云。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鞀。注云。為大鼓先引。是古有名鞀。引導鼓。故知田當為鞀。是應鞀。縣鼓。周制也。夏后氏足鼓。殷楹鼓。周縣鼓。鄭氏

之屬也。曰。足謂四足也。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之篋。虞也。○孔氏穎達曰。周法鼓始在懸。故云懸鼓。解此詩特言

懸意也。若大射禮。其樂建鼓。則殷之楹鼓也。而大射用之者。以彼諸侯射禮畧於樂。備三面而已。故無懸鼓也。靴如鼓而小有柄。兩耳持其柄。搖之則旁耳還自擊。陳氏賜曰。靴所。磬石磬也。祝狀如漆桶。以木為之。中有椎。連以兆奏鼓。朱氏公遷曰。之。令左右擊。以起樂者也。圉亦作敵。底。桐音動。撞也。朱氏公遷曰。之。令左右擊。以起樂者也。圉亦作敵。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鉏刻以木。長尺。攔。朱氏公遷曰。音歷。指也。之以止樂者也。毛氏萇曰。祝。木控也。圉。楊也。○掠也。樂記有控。楊之文。與此祝。圉為一。故辨之。言祝用木。則圉亦用木也。釋樂云。所以鼓祝。謂之止。所以鼓敵。謂之。籥音真。郭璞云。祝。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桐之。止。其椎名也。敵。以木長尺。攔之。籥。其名也。是

言擊祝之椎名。為止。夏。敵之木名。為籥。○章氏俊卿曰。祝。方二尺。四寸。陰也。敵。二十七鉏。鉏。陽也。樂作。陽也。以陰數成之。樂止。陰也。以陽數成之。固天地自然之理也。聲之所出。以虛為木。虛然後可擊。及其止。則歸於實焉。故敵為伏虎之。籥。編小竹管為之。孔氏穎達曰。郭璞曰。形。則實而已。籥。編小竹管為之。孔氏穎達曰。郭璞曰。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風俗通云。籥。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二尺。其言管數。長短不同。蓋有大小。故也。管如籥。朱氏公遷曰。印。笛字。併兩而吹之者也。孔氏穎達曰。謂並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氏以為如篴。六孔。朱氏公遷曰。此皆堂下之樂也。鼓以主乎衆音。磬以收乎衆音。祝以起樂。圉以止樂。既皆言之。而又曰。備乃奏。又至於籥管之細。亦備舉焉。則餘不言者在其中矣。○何氏楷曰。但述樂器之名而已。其誠信奏。或

次定寺聖壽院藏書 卷二十一 臣工之什

言舉互相備也。

嗶嗶音橫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

觀厥成。以上叶庭字

我客二王後也。觀視也。成樂闋也。如蕭韶九成之

成。曹氏粹中曰永觀厥成觀之無厭斁也。○朱子曰成樂之一終也。○蔡氏沈曰樂者象成者也。故曰成。

獨言二王後者猶言虞賓在位。我有嘉客蓋尤以是為

盛耳。謝氏枋得曰舜作樂而曰虞賓在位。祖考來格成王合樂而曰先祖是聽。我客戾止。以先代之後與

先祖竝言尊之至也。書曰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非尊其後尊聖帝明王也。

孔氏穎達曰作之嗶嗶然和集諸聲皆肅敬和

而鳴不相奪倫。先祖之神於是降而聽之。我客二

王之後適來至此。與聞此樂助祭之人多。獨言我客者

以二王之後尊。故特言之。○徐氏常吉日蕭雝二字詩

有瞽一章十三句

王氏志長曰樂聲歌始備薦之於祖以告成

事非祭祀之時所奏故篇中詳序樂工之位

樂器之設既備乃奏至厥成而終焉蓋凡樂初

次正詩經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臣工之什

五

猗於宜與音漆沮潛有多魚有鱣張連有鱣

叶于 軌反 魚條 鱸音嘗 音區 偃音鯉 以享以祀 叶逸 以介景福

力反 叶筆



賦也。猗與歎辭。潛。溙。反。素感也。孔氏穎達曰。釋器云。溙謂之溙。李巡曰。今

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溙。孫炎曰。蓋積柴養魚使得隱藏。積柴養魚曰溙。溙。潛。古今字。

避寒。因以薄圍取之也。或曰。藏之深也。王氏安石曰。潛

深也。○范氏處義曰。魚。鯨。白鯨也。月令。季冬。命漁師始

喜潛。故取者必求之深。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季春。薦鮪于寢廟。鄭氏

曰。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孔氏穎達曰。冬則衆魚皆可薦。故總稱魚。春惟獻鮪而已。故特言鮪。○冬月既寒

魚不行。乃性定而肥充。故冬薦之也。○陸氏佃曰。鮪。性

居至春始出而浮陽。○何氏楷曰。夏小正。則以二月祭

鮪。戴德傳云。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

物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此其

樂歌也。

李氏樛曰。漆沮之水。有魚之多如此。則以祭以祀

故神助之以大福。夫神之所以降福者。豈為魚之

多耶。蓋其恭敬誠信。奉之以物。因其時而薦之。未嘗敢

後此。其所以助之多福也。○范氏處義曰。鱸。鮪之大鱸

鱸之長。鮪形似偃。鯉之形俯。舉其類之多。皆可用以薦

享者。亦形容萬物盛多之意也。以是備物以享祀。則神

助我。以大福。所以報也。○徐氏常吉曰。享祀是薦。非祭

所謂備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誠心也。○沈氏守正曰。

此是常祭之外。另舉此

祭。如漢原廟薦新之意。

綱 彭氏執中曰。子孫之祭其先祖。九州之美味。莫不畢備。然其樂歌。必言其所興之地。取其所產之物。而薦之者。以示不忘本之意。抑亦思其所嗜之意。○方氏慤曰。王者於祖廟。以人道事之。則有寢。以神道事之。則有廟。祭神道。薦人道也。

潛一章六句

釋 黃氏樵曰。魚麗言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知魚麗之意。則知潛之意矣。

有來雝雝。與公叶。至止肅肅。相反。維辟公。天

子穆穆。

集 賦也。雝雝和也。肅肅敬也。孔氏穎達曰。雝雝和。肅肅敬。樂記文也。和在色。

敬在心。和敬。賢者之常。因來至異文而分之耳。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穆穆天

子之容也。邢氏昂曰。曲禮云。天子穆穆。爾雅釋詁云。○

此武王祭文王之詩。言諸侯之來皆和且敬。○

則有勉強不得已之心。至而不敬。則有怠緩不敏事之意。○

劉氏瑾曰。諸侯之來者非一。故以雝雝言其和。其

至止於廟中也。故以助我之祭事。而天子有穆穆之容也。

釋 劉氏向曰。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能盡其驩心。以事其先祖。詩曰。有來雝雝。至

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王

氏肅曰。來助祭者。維國君諸公。天子穆穆。然以美德為

之主。○孔氏穎達曰。從彼本國而來。其顏色雖離然而
柔和。既至止於此。則容貌肅肅然而恭敬。助祭事者。維
為國君之諸公。於是時。天子之容。則穆穆然
而美。言助祭者敬和。祭者又美。各得其宜。

於音烏薦廣牡。相同上于肆祀。叶養假反古雅哉皇考。音叶

口 綏子孝子。叶獎

肆於歎辭。廣牡。大牲也。王氏安石曰。廣牡。肆。陳假。大

也。皇考。文王也。綏。安也。孝子。武王自稱也。朱氏公遷曰。對辟公言。別

曰。天子對皇考言。則曰孝子。語意各有所主。故不同。○言此和敬之諸侯薦大牲

以助我之祭事。而大哉之文。王庶其享之。以安我孝子

之心也。

肆孔氏穎達曰。又指言助祭之事。天子薦進大牡之

君考。文王其德被於後世。能安定我之孝子也。○蘇氏

轍曰。其助者公侯。其薦者天子也。故於其薦大牡也。皆

助其饌。言得天

下之懽心也。

肆宗廟之祭。主者為尊。故薦大牲者歸於天子。以對祖

宣哲維人。文武維石。燕及皇天。叶鐵克昌厥後。

臣王之什

宣通哲知。燕安也。○此美文王之德。宣哲則盡人

之道。呂氏柟曰。宣以其行言。無事之不當。哲以

文武則其智言。無理之不明。人之道。知而行之耳。文武則

備君之德。故能安人。以及於天。黃氏佐曰。監觀四方。求

心也。故人安。則天安矣。而克昌其後嗣也。蘇氏曰。周人以諱事神。

文王名昌。而此詩曰克昌厥後。何也。曰。周之所謂諱。不

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者。周

禮之末失也。李氏樗曰。周人以諱事神者。如稱文王。則

官不敢斥其名。故也。如穆王名滿。當時亦有王孫滿。襄

王名鄭。當時亦有衛侯鄭。魯武公名敖。而後世之

公孫敖。觀此。則知此詩克昌厥後。噫。嘻。言駿發爾私。皆

未嘗諱也。孔子作春秋。如匡王名班。而書曹伯班。簡王

名夷。而書晉侯夷吾。皆未嘗諱。

曹氏粹中曰。安及皇天。則陰陽和而風雨時。日月

光而星辰靜。無錯行妄動之變。○**輔氏廣**曰。言文

王之德。安於人。而格於天。所以能昌盛於後嗣之人也。

人爲萬物之靈。維通與知。所以盡人之道。文武之德。所

該者甚衆。故曰備君之德。堯之德廣運。亦曰乃武乃文

文母。叶滿。彼反。

綏我眉壽。叶殖。酉反。

介以繁祉。既右。

又烈考。叶音。

亦右。

集說 右尊也。周禮所謂享右祭祀是也。周禮春官大祝辨九攡音拜以

享右祭祀。烈考猶皇考也。文母大妣也。何氏楷曰烈考與文母相配而言非文王

無足以當之。烈考既為文王則詩中言孝子者乃武王自稱是則皇考烈考俱為一人矣。徐氏鳳彩曰皇考

德至矣。而崇其功。故曰烈文。言文王昌厥後而安之

母尊等矣。而配其德。故曰文。以眉壽助之以多福。使得以右於烈考文母也。

集說 季氏本曰。緩眉壽介繁祉。此正昌後之實也。此承上章言所以能饗親之意。黃氏佐曰眉壽就壽

之徵言。繁祉就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言。有已然意。蓋武王未受命也。謂之右者。上祀以天子后妃之禮之云也。

總論 鄒氏泉曰。此詩見文王啓佑之仁。武王對揚之孝。徐氏常吉曰武王既得天下以祭故言諸侯獨

詳。蓋得萬國之懽心以祀其先王。乃天子之孝也。

附錄 序。雖禘太祖也。鄭氏康成曰禘大祭也。太祖謂

犬祖。謂文王者。以經云假哉皇考。又言文武維后。是此皇考為天下之人后。明非后稷。若是后稷。則身非天子。

不得言維后也。犬祖謂祖之大者。既非后稷。明知謂文王也。文王雖不得為始祖。可以為犬祖也。以犬祖為

文王。皇考當之矣。而引言烈考。故知為武王。即洛誥所云烈考武王弘朕恭一也。王氏安石曰皇考武王也

烈考謂文王也。呂氏祖謙曰禮不王不禘。周所以王天下。得行禘禮於犬祖者。皆文王武王之功也。故成王

於禘之時。推其得禘之由。播之樂歌。以告犬祖。曰大哉我皇考武王。綏予小子。以已成之業。其君臣賢聖。再造區夏。所安者上。及於皇天。用能昌大於後。居王位而行禘禮。而膺壽祚之多。是皆武王之力。而文王大妣之所

臣工之什

右助也。文武雖同建王業。而武王實得天下。故歸功之言。詳於武王。而卒章本於文王。犬妣焉。閔予小子之頌。曰。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故皇考者。武王之稱也。烈考與文母相配而言。故烈考者。文王之稱也。

序。雖禘太祖也。箋疏以為成王禘祭文王之詩。犬祖即文王也。詩內烈考。毛萇謂武王。皇考。鄭康成謂文王。王安石以皇考謂武王。烈考謂文王。然俱於禘無異辭也。呂祖謙以周之王天下。得行禘禮於太祖者。皆文王也。武王之功。故作此樂歌以告太祖。是響與后稷俱在所告之中。於禘祭旁達而無窒礙矣。至朱子以禘所自出。則經無響與后稷之意。以吉禘於文王。則與序已不協。恐屬序誤。故改為武王祭文王之詩。則皇考烈考俱為一人。其義更為得解。而武王之祭文王。劉向固先言之矣。若後之儒者。更合呂祖謙之說而觀之。則禘亦可通也。

也夫

雖一章十六句

集傳 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說者以為即

此詩。鄭氏康成曰。學士。國子也。徹者。歌雍。○陳氏陽曰。大祭祀告利成之後。徹必歌雍。古之祭祀。有樂以迎來。論語亦曰。以雍徹。朱子曰。徹。祭畢必有樂以徹食。然則此蓋徹祭所歌。而亦名為徹也。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然則此蓋徹祭所歌。而亦名為徹也。

戴見賢遍反 辟音璧 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

央央。於良反 條音條 革有鷁。七羊反 休有烈光。

傳

賦也。載則也。發語辭也。章法度也。

輔氏廣曰。德禮刑政皆是也。

交龍曰旂。陽明也。

毛氏萇曰。言有文章也。

軾前曰和。旂上曰鈴。

爾雅

釋天。有鈴曰旂。

郭氏璞曰。懸鈴於竿頭。畫交龍於旂。○孔氏穎達曰。和亦鈴也。○何氏楷曰。和亦鈴也。而疊

云。和鈴者。車中之鈴有二。在軾者名和。或在衡。或在鑣者。皆名鸞。言和鈴。所以別於鸞鈴也。于寶云。和鸞皆以

金為鈴。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

央央有鶴。皆聲和也。

黃氏一正曰。儻

益小金環也。○何氏楷曰。鶴當依說文通作瑯。玉

聲也。儻革有瑯音者。金厄所觸。亦如玉之鳴也。

休美

也。○此諸侯助祭於武王廟之詩。先言其來朝稟受法

度。其車服之盛如此。

度其車服之盛如此。

蔣氏憐生曰。言諸侯朝覲而稟王法。備其車服之美。助祭而獻先王。斯可盡繼述之心。今其來覲者

皆曰。我將見於王。而稟受法度也。觀其龍旂。則陽陽然

而光耀。聽其和鈴。則央央然。而儻革之垂。又有

鶴而相應。豈惟其車服之美。若是哉。蓋由其能稟法度

故人見其儀文之美。自有光輝耳。○鄭氏泉曰。此就其

未祭之先言之。厥章乃天子所制。諸侯所守。凡典禮法

度皆是。但中間因革損益。或有不同。故來朝時稟而行

之。以為循守之規耳。盛其事。那有重王事。昭君賜之意。

來見昭考。以孝以享。叶虛良反

昭考。武王也。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

次定詩經傳

卷二十一

臣工之什

三

武王為昭考。朱子曰。太祖廟在北。昭穆各以次而南。廟
武王謂文王為穆考。成王稱武王為昭考。則自其始。而
而然。蓋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也。○凡
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於大廟之室中。則
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
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
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
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祫祭之位。
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昭穆之分。是始封以下。入廟
之時。便有定次。後雖百世。不復移易。而其尊卑。不以是
而可紊也。故成王之世。文王為穆。而不害其尊於武。武
王為昭。而不害其卑於文。○劉氏瑾曰。后稷為始封之
君。其廟居中。自二世為昭。三世為穆。遞數至十五世。而
文王廟次當穆。十六世。此乃言王率諸侯以祭武王廟
而武王廟次當昭也。

也。

蔣氏悌生曰。載見而諸侯事君之禮備矣。率見而
孝子事親之心至矣。○朱氏善曰。諸侯之來朝。將
以稟受法度也。而我乃率之以祀武王。何也。蓋先王者
法度之所從出。而宗廟者。又禮法之所由施也。○徐氏
光啓曰。能左右之曰以。以孝以享者。合天下之孝享。以
為一人之孝享也。○何氏楷曰。孝者。孝思內盡。志也。享
者。獻享外盡。物也。

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祐。烈文辟公。
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思語辭。皇大也。美也。○又言孝享以介眉壽。而受

多福。是皆諸侯功祭有以致之。使我得繼而明之。以至

于純嘏也。蓋歸德於諸侯之詞。猶烈文之意也。

朱氏公遷曰。綏以多福。即介眉壽而保多祜者。是

為極盛矣。意謂祭祀而得長有其福。是皆諸侯所錫之福。使我因此福而馴致乎大福也。

朱氏公遷曰。言祀事之行。非徒以合人心之和。正

所以一人之心之敬也。是則一代之典章寓焉。諸侯

因朝覲而求遵守之規。王者因致祭而示忠敬之意。此詩意也。

序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毛氏萇曰。載始

也。○鄭氏康成曰。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

孔氏穎達曰。周公居攝七年。而歸政成王。成王即政諸

侯來朝。於是率之以祭武王之廟。詩人述其事而為此

歌焉。經皆為見廟而言。故舉見廟以總之。序不言始。見

成王者。以作者美其助祭。不美朝王。但諸侯之來。必先

朝而後助祭耳。武王立廟久矣。諸侯往前之朝。已應嘗

經助祭於此。乃言始見於武王廟者。成王於此親為祭

主。諸侯於成王之世。始見武王。非謂立廟以來。諸侯始

見也。四時之祭。徧祭羣廟。獨言見武王者。作者特言昭

考其意。主於武王故也。○百辟助祭。得禮昭考之神。乃

次定詩經傳說彙纂

卷二十一

臣工之什

三

然然後儒終未敢以毛訓為不然。而多從之者。何歟。蓋以成王新卽政。率是百辟。見於昭廟。以隆孝享。一以顯者定之大烈。彌光。一以彰萬國之歡心。如一。有不承王業。畏懷天下氣象。故曰始也。若泛言諸侯助祭。則烈祖有功德之廟多矣。何獨詣武王一廟。而作此歌乎。又末章箋疏。以為天子諸侯均受多福。今集傳以為多福。緝續於成王。義亦稍別。然攷之朱子初解。原從序說。而序辨於毛詁。亦無決辭。故竝存之。

載見一章十四句

集說 何氏楷曰。大抵宗廟祭祀。多以諸侯助祭為重。觀此以清廟雍詩可見。○胡氏紹曾曰。諸侯之為朝王。而詩之作。則為助祭。如攻之于苗。瞻洛之講武。詩中此例甚多。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

叶滿

有萋有且

七序

敦都回反

琢其旅

集傳 賦也。客。微子也。

曹氏粹中曰。封於微而爵為子。微蓋商圻內國名。

周既滅

商。封微子於宋。以祀其先王。而以客禮待之。不敢臣也。

孔氏穎達曰。客止一人。而立言有客有客。是丁寧殊異以尊大之也。○范氏處義曰。微子之命曰。作賓于王家。故謂之亦。亦。語辭也。蘇氏轍曰。殷尚白。修其禮物。仍殷之有客也。蔡氏沈曰。修其典禮文物。不使廢壞。以備一代之舊也。法也。○何氏楷曰。明堂位云。殷人白馬。是首案此亦修先王禮。姜且未詳。傳曰。敬慎貌。且且。承白馬之下。物中之一事。姜且未詳。傳曰。敬慎貌。且且。承白馬之下。則是微子威儀。故云敬慎貌。敦琢。選擇也。旅。其卿大夫從行者也。孔氏

穎達曰。敦琢。治玉之名。人而言敦琢。故為選擇。○此微

明尊其所往。故擇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子來見祖廟之詩。○微子既受命。乃來朝而見也。與上

有瞽振鷺。或亦一時事。而此一節言其始至也。



孔氏穎達曰。言我周家今有承先代之客。此客自乘所尚。而白其馬。其來則有萋萋然。有且且然。言

能敬慎威儀。盡心力於其事也。身既如此。又敦琢其從行之徒。旅言選擇從者。如敦琢玉然。是從者皆賢。故為

周人所愛。○朱氏公遷曰。先代之後。禮物不與時王同。作賓王家。文獻有足徵也。而又敬慎威儀。選擇從者。其

來之不苟如此。則所以尊時王重祀事者至矣。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繫。陟立以執其馬。



一宿曰宿。再宿曰信。

爾雅釋訓。有客宿宿。言再宿也。有客信信。言四宿也。

其馬愛之。不欲其去也。此一節言其將去也。



鄭氏康成曰。周之君臣皆愛微子。其所館宿。可以去矣。而言絆其馬。意各殷勤。○黃氏佐曰。有客宿

宿二句。只於女信宿之意。言授之繫。蓋欲其行之不果也。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泆。風降福孔夷。



追之。已去而復遠之。愛之無已也。

徐氏帶吉曰。言以見愛之

非真已去而復追之也。

左右綏之言。所以安而留之者。無方也。氏

應旂曰。左右。是借此二字以形淫威。未詳舊說。淫。大也。容留之無方。如百爾所思之意。

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曹氏粹中曰。夷易也。大也。王氏安石曰。有淫威。則所享宜盛大。故降福孔夷也。此一節言其留之也。

孔氏穎達曰。又歎美微子得為王者之後。用其正朔。行其禮樂。既有大法則矣。神明降與之福。則又甚易。言有德故易福。

孔氏穎達曰。有客詩者。微子來見於祖廟之樂歌也。經之所陳。皆說微子之美。雖因見廟而歌。其意不美在廟。故經無廟事。為周太平之歌。而述微子之美者。言王者所封得人。即為王者之美。故歌之也。○朱氏公遷曰。有客一詩。既足以見微子之賢。尤足以見周家之厚。

有客一章十二句

李氏樗曰。有客與振鷺之詩。大抵相類。振鷺之所謂亦有斯容者。即此詩所謂有萋有且是也。此詩所謂言授之執。追之綏之。即振鷺之詩所謂在此無斁是也。○何氏楷曰。辭雖頌客。而亦告於廟。故皆為頌。

於音鳥。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世烈。音定爾功。

賦也。於歎辭。皇大遏止。劉叔著致也。○周公象武王之功。為大武之樂。孔氏穎達曰。禮器云。樂樂其所自成。武王用武除暴。為天下所樂。故

謂其樂為武樂。武樂為一代大事。故歷代皆稱大也。○李氏樛曰：周禮舞大武以享先祖。謂之大者。如堯之樂大章。舜之樂大韶。禹之樂大夏。湯之樂大濩。武王之樂大武是也。言武王無競之功實

文王開之而武王嗣而受之。勝殷止殺。鄭氏康成曰：武舉兵伐殷而勝之。以止天下之暴虐而殺人者。○孔氏穎達曰：謂遏止其時枉殺人者。非止天下之用刑也。

以致定其功也。王氏肅曰：致定其大功。謂誅紂定天下。

孔氏穎達曰：言克商之功業。實最為彊也。所以能致此業而得為彊者。由於信有文德者之文王。以聖德受命。能開其後世子孫之基緒。故武王繼而受之。勝此殷家。止於殺人之害。以致安定。汝大功。其盛業如此。故象而制樂。是以美而歌之。○嚴氏粲曰：文王有文德。以開其後人之基緒。然殷虐未除。武王伐紂以止殺。

然後致定其功。所以歸重武王之功。明非武王之武。無以成文王之文也。○朱氏善曰：於勝殷見其義。於遏劉見其仁。此大功之所由定。而大業之所由成也。○姚氏舜牧曰：一戎衣而天下定。自此民免於水火之虐。故知武王之用殺。乃所以止殺而世稱其烈與文王等有由也。

李氏樛曰：案禮記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武之舞。其始則持盾正立。以待諸侯。既而戰鬪。既而又使行列皆坐。以見其為止戈之武也。大武之舞。在於止戈。大武之詩。在於止殺。其類一也。

武一章七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首章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曰：

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孔氏穎
達曰。頌皆一章。言其卒章者。謂終章之句也。

武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何氏楷曰。聲以

節舞。唐賈氏謂詩為樂章。與舞人為節是也。禮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

武。梁氏益曰。禮記明堂位注。朱干。赤盾也。玉戚。玉飾斧柄也。著袞冕而執此干戚以舞。武王伐紂

樂。然傳以此詩為武王所作。則篇內已有武王之

諡。而其說誤矣。張子曰。大武。武王沒。嗣王象武王

鄭氏康成曰。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孔氏穎達曰。周公攝政六年之時。象武王伐紂

之事。作大武之樂。既成而於廟奏之。經之所陳。皆武王生時之功也。○何氏楷曰。樂記。子曰。夫樂者

象成者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鄭云。成。猶

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為一成。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四之三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叶徂。其傾。在疚。救於烏

乎。音呼。皇考。叶祛。永世克孝。叶呼。

賦也。成王免喪。始朝于先王之廟。而作此詩也。閔

病也。許氏慎曰。痛也。予小子。成王自稱也。曹氏粹中曰。洛誥云。予小子其退。即辟于

閔予小子之什

與此文勢正相似。劉氏瑾曰。大招曰。三公穆穆。登降堂

陟降庭。其言只為語已詞。正猶此言止也。但集傳所

引揖讓二字。彼文正作穆穆。則此或傳寫之誤也。而

匡衡引此句。顏注亦云。若神明臨其朝廷是也。朱子曰。而

未行毛說。顏監又精史學。而不拮於專經之陋。故其言

獨得經之本旨也。余舊讀詩而愛顏說。然尚疑其無據

及讀楚辭。乃有登降堂只之文。於是益信陟

降庭止之為古語。其義審如顏說而無疑也。

陳氏櫟曰。思親而見其如在者。此人子終身慕親

之孝。當親沒而愈篤者也。記曰。致愛則存。致慤則

著。著存不忘於心。夫安得不敬乎。惟武王之孝於文王

者有此心。故成王之孝於武王者。亦惟致敬以不忘乎

此心。此武王之達孝。所以上無愧於文王。而下可示法

於成王也。○黃氏佐曰。夙夜之敬。即陟降之思也。此正

是欲法皇考之孝處。○姚氏舜牧曰。緝熙敬止。原是文

王之家傳。武王受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成王曰。夙夜敬

止。其淵源亦深矣哉。

於乎二字皇王繼序思不忘

皇王兼指文武也。承上文言我之所以夙夜敬止

者。思繼此序而不忘耳。毛氏萇曰。

鄭氏康成曰。於乎君王。歎文王武王也。我繼其緒

思其所行不忘也。○李氏樛曰。武王能以念茲皇

祖為孝。則成王亦當以思繼祖考為孝。○朱氏公遷曰。

敬則無間斷。故能思之不忘。○黃氏佐曰。自己已有之曰

業。自相傳言之。則曰序。繼

序。即是就文武之業也。

朱氏公遷曰武王所以永世克孝者以其盡孝思之誠也。成王敬以承之。繼文武之序而思之。亦欲如武王之念文王也。敬以夙夜而思不忘。亦欲如武王之永世克孝也。朱氏善曰。孝敬一理也。自繼述而言謂之孝。自存主而言謂之敬。敬其身。即所以孝於親。孝於親。未有不敬其身者也。此所以能崇大化之本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集傳此成王除喪朝廟所作。疑後世遂以為嗣王

朝廟之樂。後三篇放此。劉氏瑾曰。此篇及訪落敬如云。遭家不造。率時昭考。未堪家多難。乃懲創管蔡之事。皆可驗其為成王之詩。而小序於四詩皆泛言嗣王。故又疑其後為嗣王朝廟通用之樂歌也。

集傳黃氏樵曰。當武王之後。王業已成。天命已固。而詩有慄然若處危難之辭。蓋天下之治。當生於戒謹恐懼。而天下之亂。常基於泰然自滿。故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為心。無虞而戒。無難而畏。此其能保治於無窮也。大誥亦曰。子惟小子。若涉淵水。又曰。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又曰。矧今天降戾于周邦。皆若此詩之意。則成王之心。亦可見矣。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音乎音悠哉。朕未有艾。

五蓋反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

難乃旦反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

其身。



賦也訪問

許氏慎曰。況謀曰訪。○徐落始。曹氏粹氏錯曰。謂廣問於人也。

宮室始成則落。悠遠也。艾如夜未艾之艾。許氏謙曰。庭燎傳艾盡也。

之故以落為始。則此朕未有艾。謂未判分。孔氏穎達曰。春秋莊三年。紀能盡率昭考之道也。季以鄗入于齊。左傳曰。紀於是始判。是判渙散。孔氏穎達曰。渙然是保安明顯也。王氏

為分之義也。渙散。散之意。故為散也。○成王既朝於廟。因作此

安石曰。保其身則無危亡之憂。明其身則無昏塞之患。

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言我將謀之於始。唐氏汝諤曰。落乃莅政之

始。非即位之始也。以循我昭考武王之道。然而其道遠矣。予不

能及也。將使子勉強以就之。而所以繼之者。猶恐其判

渙而不合也。則亦繼其上下於庭。陟降於家。何氏楷曰。紹庭二句。

與陟降庭。庶幾賴皇考之休。孔氏穎達曰。上言昭考。此言皇考。皆斥武王也。有

以保明吾身而已矣。

鄭氏康成曰。成王自以承聖父之業。懼不能遵其

道德。故於廟中與羣臣謀始。即政之事也。○李氏

博曰。自訪予落止。以至繼猶判渙。皆是仰武王之盛德。

歎眇躬之涼薄。苦前哲之高遠也。○輔氏廣曰。延訪羣

臣。所以盡下情。率時昭考。所以守家法。二者相資。於乎

悠哉。朕未有艾。又歎武王之道甚遠。而恐在有所不

次定寺經傳

卷二十一

閔子小子之什

十一

家之多難。此蓋指武庚之事而言。則亦當繼紹武王內
外所行之事。上下於庭。指其外事也。陟降於家。指其內
事也。庶幾賴武王之休。以保安明顯我之身而已。○胡
氏一桂曰。自繼猶判渙而上。猶皇皇如有所求而弗獲
之意。自維予小子而下。則焄蒿悽愴。若或見之也。○陳
氏櫟曰。武王之道。若悠遠而難繼。而武王之上。下於庭
陟降於家者。其迹未遠。則近而可繼。成王紹武王之上
下陟降於家庭者。是即武王念文王而見其陟降於庭
者也。如此者。豈不由於前詩之夙夜敬止。繼序思不忘
哉。維其能敬以思繼。武王念文王之心。所以能紹武王
於家庭也。

經論 李氏樗曰。人君者。天下之本也。始即位者。又人君
之本也。故召公告成王曰。王乃初服。若生子。罔不
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蓋言始之不可不慎。此訪落之詩
所以作也。○許氏謙曰。紹庭上下。欲法武王之正朝廷

也。陟降厥家。欲法武王之齊其家也。保明其身。欲
賴武王助其修身也。成王之學。有本末先後矣。

訪落一章十二句

集傳 說同上篇

集說 蘇氏轍曰。閔予小子。成王朝廟。言將繼其祖
考之詩。訪落。謀所以繼之之詩也。○劉氏瑾
曰。夫子稱武王善繼志善述事。而以為踐其位。行
其禮。奏其樂。固可以見武王之達孝矣。即前篇所
謂永世克孝者也。成王之繼武王。而曰繼序。思不
忘。曰繼猶判渙。曰紹庭上下。無非繼述之心。其孝
可謂不匱矣。○姚氏舜牧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此文之所以為文。念茲皇祖。陟降庭止。此武之所
以為武。紹庭上下。陟降厥
家。此成王之所以為成王。

閔予小子之什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

叶新夷反

命不易

以豉反

哉叶獎黎反無

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

叶津之反

集傳

賦也顯明也

何氏楷曰顏師古云言天甚明察也案大雅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維顯

之謂也

思語辭也士事也

何氏楷曰案說文事乃士之本訓其以士為人品之稱者則謂

其人足任事故亦以士名之

○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曰敬之

杜氏預曰言有國宜敬戒天明臨下

哉敬之哉天道甚明其命不易保也

杜氏預曰言有國宜敬戒天明臨下

奉承其命甚難○孔氏穎達曰言天之臨下善惡必察承天命甚為難

無謂其高而不吾

察當知其聰明明畏常若陟降於吾之所為

鄧氏元錫曰陟降厥

士無大小眾寡無精粗不體也

而無日不臨監於此者

匡氏衡曰言之日監王者之

也不可以不敬也

集傳

李氏樗曰天之道甚顯善則福之淫則禍之哉者培之傾者覆之惟天有顯道故其命靡常此命所以為不易也夫天命難誑如此為人君者無以天之高

高在上去人甚遠而不知敬也俯仰之間所為之事天皆日監而見之天之去人甚遠而其監人則不遠也昊天曰明及爾出主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則是天命常在

目前也苟知日監在茲之說則敬之之道豈可須臾離哉○許氏謙曰陟降厥士天無事而不在也日監在茲

天無時而不在也君子所以無不敬也○徐氏鳳彩曰惟天於敬肆甚明故命之子奪難定無一事而天之陟

降不及焉即

是日監也

維予小子。里反。不聽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

于光明。叶謨。佛。符弗反。時仔。音。肩。示我顯德行。下

郎反 反叶戶

將進也。佛。謂之佛者。言正救其失。不專順從。之也。學記云。其來之也。佛。佛。不。順也。猶孟子所謂法家拂士也。仔。肩。任也。嚴氏榮曰。仔。意故。○此乃自為答之之言。鄭氏康成曰。羣臣戒王以

為任。○此乃自為答之之言。敬之敬之。故承之以謙云。

曰。我不聰而未能敬也。然願學焉。庶幾日有所就。月有

所進。朱子曰。日就月將。是日續而明之。以至於光明。又

楷曰。德行。謂德見於行者。先王已然。則庶乎其可及。爾

之成跡。皆明德所流露。故曰德行也。則庶乎其可及。爾

集註 輔氏廣曰。不聽。知有所不及之事。不敬。行有所未

至之事。成王自知其知與行皆有所未至。故曰就

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所以自責於己。佛時仔肩。示我

顯德行。所以外資於人。責於己者。盡資於人者。廣則大

學。明明德。以至於平天下之事。庶乎其可及矣。故先生

嘗語學者曰。詩中說得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句最好。蓋

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為學者。要令其

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緝熙。緝。如緝麻之緝。遵緝不已

之意。熙。則訓明字。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

理。自然見得。且如人心。何嘗不光明。只是才明便昏了。

○朱氏公遷曰。聰與不聰。係於學。不聰。則窒於物。而不

能敬。必日新。又新。緝熙不已。然後可以漸去其窒。而

次定詩經傳說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閔予小子之什 主

至於光明。光明即是聰。而聰則無不敬也。但工夫至此最爲難。明非羣臣輔助。而示以顯德行。則光明不可至。蓋以爾昭昭。使我昭昭。乃可期於有成也。○唐氏汝諤曰。何確齋曰。示我顯德行。猶云開陳善道。凡日用間。何者爲天理。而爲我所當用力者。皆明白示我。以爲進修之助也。

總論 朱氏善曰。敬者。戒懼慎獨之事。所以誠身也。明者。學問講習之事。所以明善也。羣臣以敬而進。戒欲成王之誠之也。成王以明而自勉。謂必先有以明之。而後可以誠之也。既有以致其明之之功。復有以致其誠之之力。則聖賢之事業。可以馴致矣。

敬之一章十二句

集說 陳氏櫟曰。戒王以天之當敬者。臣之忠也。答羣臣以未能敬者。君之謙也。憂其未能敬也。

內爲學於己。外求助於臣。是即求所以盡此敬也。學求造於光明。而臣復示我以德之顯明。則天不在高高在上之天。而在吾心之天矣。其爲敬天。孰大於是。○唐氏汝諤曰。成王作事。步步確實。上章之率昭考。則欲求之家庭。此章之敬天命。則欲求之顯德行。誠意懇惻。不爲空言如此。

予其懲直升反而罔後患。其子葬普經反。自求辛

肇允。彼桃蟲。拊芳煩反飛維鳥。未堪家多

難乃旦反。予又集于蓼音了。

釋義 賊也。懲有所傷而知戒也。苾慎。葬使也。肇。小物而有毒。許氏慎曰。飛蟲螫人者。○陸氏佃。肇始允信也。桃

曰。其毒在尾。垂穎如鋒。故謂之蜂。肇始允信也。桃

蟲。鷦鷯。小鳥也。郭氏璞曰。桃雀也。俗呼為巧婦。○陸氏

性巧。故俗呼巧婦。其喙尖利如錐。取茅秀為巢。拚飛貌。巢至精密。以麻紮之。如刺。鞞然。故又一名鞞雀。

鳥。大鳥也。鷦鷯之雛化而為鷦。故古語曰。鷦鷯生鷦。言

始小而終大也。王氏安石曰。成王於是始信。蓼。辛苦之

物也。陸氏佃曰。莖赤。○此亦訪落之意。范氏處義曰。於

於始也。成王自言。予何所懲而謹後患乎。葬蜂而得辛。整

言莫如子前之使蜂。呂氏祖謙曰。莫子葬蜂。信桃蟲而不知其能為大鳥。此

其所當懲者。蓋指管蔡之事也。然我方幼冲。未堪多難。

而又集於辛苦之地。徐氏鳳彩曰。蓋管蔡。蠢動之後。事變方殷。羣臣奈何於

我而弗助哉。蘇氏轍曰。成王始信二叔而疑周公。既而悟其姦

其既往。姦者。悲其將來。成王懲始信二叔之流言。而疑

周公。幾喪王室。故悲其後來之患。雖小而不敢忽也。○

朱子曰。蜂不可使而使之。則是自求辛整矣。始信其為

桃蟲。及其拚飛。則為鳥矣。以比信二叔。則其禍如此也。

○輔氏廣曰。悔之極。反之至。憂之深。慮之遠。求助之意。

雖不言而可見矣。○許氏謙曰。莫子葬蜂。自來辛整。在

我有閒。物得以乘之。○張氏耒曰。成王懲周公之事。將茲後。遂使後之知

次定詩經傳注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閔子小子之什

信

不知周公之聖出於無助故也。何以知其然耶。夫成王在廷之臣。聖莫如周公。而賢莫如召公。周公之為師。召公因不說之矣。召公且不說。則在廷之臣。豈復有能辨而言之者也。此成王所以懲前日之事。出於左右。無有助之者。則其懲後患而首之以求助。不亦宜乎。○鄒氏泉曰。此詩乃管蔡既誅。周公已歸之後。而作維鳥。以詳其當患之事。以下示其求助之意。莽蜂是輕任之過。允桃蟲是輕信之過。此詩見成王虛心求助之意。至親之情。隱諱。

小苾一音字八句

傳蘇氏曰。小苾者。謹之於小也。謹之於小則大

患無由至矣。

集說

鄭氏康成曰。天下之事。當慎其小。小時而不慎。後為禍大。○朱氏公遷曰。閔予小子之思。念文武訪落之專法。武王敬之。勉於學問。以敬天。小苾懲其往事。以謹忠。皆有皇皇不及之意焉。蓋一時詩也。○沈氏萬到曰。訪落。謹始也。所以處常。小苾。謹後也。所以處變也。所以處常。小苾。謹後也。所以處變也。

傳賈也。除草曰苾。除木曰柞。秋官柞氏掌攻草木。是

也。孔氏穎達曰。隱六年左傳云。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苾。夷蘊崇之。是除草曰苾也。秋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是除木曰柞。○曹氏粹中曰。澤澤。解散也。郭氏璞曰。除草木。是初墾闢而為田者也。澤澤。解散也。言土解也。○李氏樛曰。唯其除草木。然後土氣解散。

閔予小子之什

集說

鄭氏康成曰萬民樂治田業將耕先始芟柞其草木土氣蒸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解散○嚴氏粲曰專言新墾之田其用力尤難故也○劉氏瑾曰第一節言墾土也

千耦其耘徂隰徂畛

音

集傳

耘去苗閒草也。劉氏瑾曰朱子初解嘗從鄭箋以耘為除根株蓋除草木之根株也今此傳改為去苗閒草然以下文之次序觀之恐此句未遽說耘苗也故曹氏以為反土之後草木根株有芟柞不盡者則隰為田之處也嚴氏粲曰畛田畔也孔氏復耘之也。日地官遂人云十夫有溝溝上徑路也。有畛則畛謂地畔之徑路也。鄭氏康成曰輩作者千耦言趨時也。○孔氏穎達曰千耦謂為耦者千是二千人為千耦與十千維

集說

耦異也或往之隰或安石曰千言其多也。土也。○劉氏瑾曰第二節言治田也。往之畛言其所往皆徧也。○王氏耦言並耕也或徂隰或徂畛無曠

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有嗇他感其饁反

思媚其婦有佑與以其士叶有略其耜叶養俶里反

載南畝叶滿

集傳

主家長也。孔氏穎達曰坊記云家無二主伯長子也。莊氏固曰子最也。長迫近父也。亞仲叔也。孔氏穎達曰亞訓次也。旅衆子弟也。即季弟及伯仲叔之諸子也。疆民之有餘

力而來助者。孔氏穎達曰。疆有餘力。謂其人疆壯。治遂

人所謂以疆子。音與任毗同。與氓者。孔氏穎達曰。遂人注

復予之田。引之。能左右之曰以。朱氏公遷曰。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太

宰所謂閒。音開。民轉移執事者。鄭氏衆曰。閒民。謂無事業者。若今時傭

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者也。嚴氏粲曰。言衆力競勸。無游民也。嗇衆飲

食聲也。何氏楷曰。說文云。聲也。毛媚順。許氏慎曰。悅也。依愛。何

楷曰。依。說文云。倚也。親士夫也。何氏楷曰。士者。男子之

老婦得其言。餉婦與耕夫相慰勞也。曹氏粹中曰。士不

愛其婦。婦不憚饁餉之煩。而知依其夫。有和樂之風焉。

○嚴氏粲曰。夫耕婦饁。驩然相愛。見治世之氣象焉。

略利。曹氏粹中曰。利則入土也深。○何氏楷曰。略。當依

刃之。倣始載事也。曹氏粹中曰。前曰其耕澤澤。初反

邦也。劉氏瑾曰。第三節言男女長幼。齊力於始耕也。○

饋餉。男則共食。夫婦相親。同勤農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叶呼 酷反

集傳 函舍。孔氏穎達曰。函者。容藏之義。活。生也。孔氏穎

者。生活。故轉為舍。猶人口舍之也。鄭氏康成曰。實。種子

氣

集說 葉氏粹中曰。百穀之性。各有所宜。而水旱豐凶。不可預料。故悉種之。所以為備也。○劉氏瑾曰。第四節。言苗生也。○朱氏公遷曰。此播種以至萌芽之時。

驛驛其達。有厭其傑。

集傳 驛驛。苗生貌。輔氏廣曰。驛驛。接續貌。達。出土也。毛

萁曰。達。射也。○孔氏穎。言其苗之生意接續。范氏處義曰。厭。傑。達。苗生達。則射而出。厭。受氣足也。以饜足為義。傑。先長者也。何氏楷曰。才過人者謂之傑。故以苗先長者為傑。言其異於眾苗也。

集說 劉氏瑾曰。第五節。言苗生之盛也。

厭厭其苗。縣縣其庶。

集傳 縣縣。詳密也。王氏肅曰。芸者其眾。縣縣然不絕也。○郭氏璞曰。芸不息也。○徐氏先啓曰。莊子。滅裂而耘之。則亦滅裂。庶。耘也。孔氏穎達曰。庶而報余。詳密正與滅裂相反。是耘之別名。○徐氏錯曰。禾已長大。復鉏其閒草也。○邢氏昂曰。說文云。穉。耨鉏田也。字林曰。穉。耕禾閒也。是言芸耨精也。穉。庶。音。

義同。

集說 王氏安石曰。前曰。干耨其耘。則既耕而耘。今曰。縣縣其庶。則既苗而耘。則以縣縣為善。恐傷苗也。○嚴氏粲曰。芟。耘。庶。皆除草也。芟與柞竝言。是新闢為田。先除其土中之草木也。既耕而言耘。是反土之後。除其土中之草木根株也。既苗而言庶。是除苗閒之草也。○劉氏瑾曰。第六節。言耘苗也。

閱于小子之什

載獲濟濟子禮反有實其積子賜反萬億及秭為

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集傳濟濟人眾貌。何氏楷曰：濟之為言齊也。實積之實也。蓋謂人眾而齊力也。

積露積也。何氏楷曰：積說文云聚也。據公劉篇以積與倉對言。朱子以為露積是也。獲言在野積言

在場萬億及秭言在廩自有次第。

集說胡氏一桂曰：酒三酒醴五齊祭祀則酒正供之。祭有十倫其禮實繁而皆以酒行之。故祭可以洽百

禮。○劉氏瑾曰：第七節言收入之多以供祭祀也。

有飶蒲卽反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

集傳飶芬香也。未詳何物。胡壽也。孔氏穎達曰：左傳曰：雖及胡考。周書諡法

保民者艾曰胡。胡為壽也。○李氏樛曰：士冠禮祝辭曰：眉壽萬年。永享胡福。注云：胡遐也。遠也。杜元凱曰：胡考

元老之稱。則知以燕享賓客則邦家之所以光也。以燕胡考者乃老人也。

養耆老則胡考之所以安也。

集傳范氏處義曰：說文云：飶食之香。有飶言其饒也。楚辭曰：奠桂酒兮椒漿。有椒言其酒也。大亨以養聖

賢故為邦家之光。酌大斗以祈黃耆。故致胡考之寧。○劉氏瑾曰：第八節又言可以待賓養老也。○季氏本曰：此與上節言以酒醴供祭祀

燕飲皆賴農夫所獲之多也。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叶音振古如茲無韻未詳

且此振極也。言非獨此處有此稼穡之事，非獨今時有今豐年之慶，蓋自極古以來已如此矣。猶言自古有年也。

陳氏 鵬飛曰：振古以來，皆如上文之所謂也。○劉氏瑾曰：第九節則追言田事之所由來者遠矣。○

徐氏 常吉曰：匪且以地言，匪今以時言。振古兼地與時言。

蔣氏 悌生曰：此詩鋪敘農事，極有次序。載芟載柞，至俶載南畝，言其人心齊器用利，故田畝墾治，播厥百

穀至萬億及秭，言耕耘及時得所，是以有收成之利，為酒為醴，至胡考之寧，言惟其收成之多，是以祭祀燕饗

之禮無不足，末三句又總言稼穡豐穰，古今內外如一

而無間也。自始至終，其序有條而不紊。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集傳 此詩未詳所用，然辭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

亦不殊。

集說 沈氏守正曰：小序曰：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朱子俱以為報詩，亦不

相遠。但言祈則章中耕耘收穫祭祀尊賢養老諸事皆預言之，冀望之言報則直述其已然以昭神

耳。○

陳氏 序：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鄭氏康成曰：藉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所耕之田。天子

次定詩經傳說卷之六 卷二十一 閔子小子之什

千畝。諸侯百畝。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藉田。○孔氏穎達曰。王者於春時親耕藉田。以勸農業。又祈社稷。使獲年豐。詩人述其豐熟之事。而為此歌。經陳下民樂治田業。收穫弘多。釀為酒醴。用以祭祀。是由王者耕藉田。祈社稷。勸之使然。故序本其多獲所由。言其作頌之意。經則主說年豐。故其言不及藉社也。月令孟春。天子躬耕帝藉。仲春。擇元日。命民社。與耕藉異。月俱在春時。故以春總之。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曰泰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此為百姓祈祭。當主於泰社。其稷與社共祭。亦當為泰社社稷。○蘇氏轍曰。王社在藉田中。藉田所祈也。

此詩序以為因藉田而祈社稷。孔穎達解之曰。王者藉田以勸農。又祈社稷。序本其所由。以言其作頌之意。經則主說年豐。故其言不及藉社。似已。朱子疑詩無祈田之意。故云未詳所用。然猶謂辭意與豐年相似。其用

亦不殊。是以為報而非祈也。案豐年之詩曰。降福孔皆。故序主秋冬報。而朱子亦主於報。其意相符矣。然豐年詩言報祀而神降福。而此詩無其文。則似不可言報。况噫嘻詩。序以為祈穀。只言農夫盡力於耕。而不言福。此詩但言農事之勤。所獲之多。可備百禮之用。未嘗言祭報而獲福也。則非報之樂章明矣。若以類諸豳之七月。雅之大田。則當次於風雅。今次於頌。則為王者之樂章明矣。況集傳原無定指。而序在毛萇以前。與詩竝出於漢。則且從古說為是。

畎

楚側

良耜

叶養

俶

尺叔

載南畝

叶滿

賦也

畎畎嚴利也

故以為利之意。舍人曰。耜入地

之貌

劉氏瑾曰第一節言始耕也。

播厥白穀實函斯活。叶呼酷反

集傳說見前篇。

釋義鄭氏康成曰種此百穀其種皆成好舍生氣言得其時。○劉氏瑾曰第二節言苗生也。○朱氏公遷

曰此播種之事。

或來瞻女。音汝載筐及筥其饌伊黍。

集傳或來瞻女婦子之來饌者也。錢氏文子曰瞻猶省也。筐筥饌

具也。許氏慎曰周人謂餉曰饌。○顧氏夢麟曰前篇餉耕在播種之前此餉耘在播種之後。○何氏楷曰

或載筐或載筥見耕者之多故饌者衆也。

釋義李氏樛曰此言婦子行饌之器與所盛之物也。○彭氏執中曰其饌伊黍無珍味也。○劉氏瑾曰第

三節言餉田也。

其笠伊糾。叶其其鋪斯趙。直了以薺茶蓼。

集傳糾然笠之輕舉也。毛氏萇曰笠所趙刺。孔氏穎達

鋪之事鋪是鋤類。薺去也。許氏慎曰茶陸草。孔氏穎達

故趙爲刺地也。非苦菜也。釋草云茶委葉。蓼水草。孫氏炎曰虞蓼澤

葉舍人曰茶一名委葉。而有水陸之異也。孔氏穎達曰由田有原。今南方人猶

次三詩經傳記其集 卷二十一 閔子小子之什 三

謂藜為辣茶。或用以毒溪取魚。即所謂茶毒也。

集說 彭氏執中曰。此見其無華飾。無怠力。所以記耕民之狀也。○劉氏瑾曰。第四節言耘苗也。

荼蓼朽止。黍稷茂止。

叶莫反。

集說 陸氏德明曰。朽爛也。

集說 陸氏佃曰。因暑雨化之。則草不復生。而地美。蓋非特去草之害。亦以醱其田疇。故荼蓼朽。於是黍稷

茂。月令。季夏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此之謂也。○劉氏瑾曰。第五節言苗盛也。

獲之。捃捃。積之粟粟。其崇如墉。其比毗志反

如櫛。以開百室。

集說 捃捃。穫聲也。粟粟。積之密也。嚴氏案曰。櫛。理髮器。

言密也。百室。一族之人也。朱氏謀埤曰。百室。百夫之室。

室。舉一溢之。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孔氏穎達曰。於六鄉

田而言也。則一族於六遂則一鄣。以族人輩作相助。朱氏公遷曰。鄉尊於遂。故舉鄉言耳。

也。故同時入穀也。曹氏粹中曰。使之同時納。均無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如墉如櫛。言積之高大。且相比迫也。

入必共族中而居。○劉氏瑾曰。百室者。出必共溢閒而耕。第六節言收穫之多而齊也。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集傳 盈滿寧安也。何氏楷曰：七月之詩曰：嗟我婦子，日為改歲，入此室處。正此詩所謂寧止者。

集說 李氏樛曰：百室既盈，婦子於是安寧。蓋終歲勤動，不得安寧。今農事已畢，故各享其樂也。○劉氏瑾

曰：第七節言其樂豐稔也。

殺時惇如純 牡有捄音求 其角叶盧 以似以續續

古之人無韻未詳

集傳 黃牛黑脣曰惇。孔氏穎達曰：地官牧人云：凡陰祀用黝牲，毛之。注云：陰祀祭地北郊。

及社稷也。然則社稷用黝牛，角以黑，而用黃者，蓋正禮用黝。至於報功，社是土神，故用黃色，仍用黑脣也。社稷太牢，獨云牛者，牛三。捄，曲貌。毛氏萇曰：社稷之牛角尺，牲為大，故特言之。○何氏楷曰：捄，通作觶。本作續，謂續先祖以奉祭祀。蘇氏轍曰：以似以續，與來歲替其先也。

集傳 劉氏瑾曰：篇末言田事畢而以祭祀也。其曰續古之人，亦上篇振古如茲之意。○鄒氏泉曰：此節總上七節意，正舉報賽之典，以答神之休也。祭祀祭田，祖方社之屬，蓋社牲從其方色。此用黃牛黑脣之惇，舉一以例其餘也。以似二句，言先祖於農事之成，常行報賽之典，故我今日之舉，亦以似續古之人，而修常典於不墜，庶其答神之貺，而永賴神之休耳。

李氏樛曰蘇氏曰聖人之為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歲終倉廩豐實婦人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夫詩之可以興者所以感發人之善志故也先言勤勞後言逸樂使夫勤者有以自忘其勤勞怠者亦知以自奮則天下之人趨事赴功而其心未嘗惰於三農之務也

附錄 禮氏穎達曰良耜詩者秋報社稷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年穀豐稔以為由社稷之所祐故於秋物既成王者乃祭社稷之神以報生長之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嚴氏粲曰此詩為報社稷必陳農功之本末故當秋時而追述春耕預言冬穫也

圖 詩曰殺時牲牡則天子用太牢之禮也其為報社稷可無疑矣曰續古之人則亦非宗廟之祭可知此詩與載芟相連則一報一祈理亦當然也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集傳 或疑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即所謂豳頌者其詳見於豳風及大田篇之末亦未知其是否也

絲衣其紆孚浮反 載弁俅俅音求 自堂徂基自羊徂牛乃代反 鼎及鼐叶津反 兕觥其觶音求 旨酒思柔不吳音話 不敖音傲 胡考之休

集傳 賦也絲衣祭服也紆潔貌載戴也弁爵弁也呂氏祖謙

欽定詩經傳疏 卷二十一 閔子小子之什 八十五

曰士冠禮注云爵弁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士祭於王之服孔氏穎達曰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以絲為之故云絲衣也○禮有冠弁韋弁皮弁皆不以絲為衣且非祭祀之服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士冠禮有爵弁服練衣與此絲衣相當故知此弁是爵弁士服之以助君祭也○曹氏粹中曰大夫以上祭服謂之冕士祭服謂之弁其首服弁則衣用絲也
孔氏穎達曰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冬官匠人云門堂三之二注云以為塾也○劉氏瑾曰門之內外夾其東西皆有塾一門凡四塾外兩塾南向內兩塾北向謂之堂則宜有基矣詩所指則內塾之基矣鼎大鼎鼐音茲小鼎也爾雅釋器鼎圓弁上謂之鼐○孫炎曰鼎斂上而小口者思語辭柔和也吳諱也許氏慎曰○此亦祭而飲酒之

詩言此服絲衣爵弁之人升門堂視壺濯籩豆之屬降

往於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至牛反告充已乃舉鼎纂

覓告潔禮之次也孔氏穎達曰特牲先夕陳事主人即位於堂下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籩豆反降東北面告濯具主人出復外位宗人視牲告充宗人舉鼎纂告絜彼先視濯籩豆次視牲次舉鼎先

後與此次第正同禮之次者謂特牲之禮為此次故準之以說天子之禮也○黃氏佐曰告皆告于主人主人

就王者言○馮氏復京曰案特牲是正祭主人先即位於堂下所謂堂者乃廟堂非門外西夾之堂也此所謂

堂乃在廟門外又能謹其威儀不諠譁不怠傲故能得

之旁與正祭異

壽考之福鄒氏泉曰不吳是言之謹猶笑語卒獲也不敖是儀之謹猶禮儀卒度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上五句言祭之初。下四句言祭之末。初言卑者恭順。則當祭尊者可知。祭末舉其不慢。則當祭敬明矣。是舉終始以見中。舉輕以明重。○自羊但牛。是從此往彼。為先後之次。詩意言先小後大。為行事之漸也。自堂徂基。但言所往之處。不言所為之事。牛羊。但言所視之物。不言所往之處。互相足也。鼎則先大後小。與牛羊異者。取彙為韻。故變其文也。○祭初行禮。唯謂士耳。言飲。則是諸助祭者。非獨士也。以祭末能不謹譁。不傲慢。則於祭前齊敬明矣。恭敬明神。必將獲福。故以此得壽考之休徵。壽考。未然之事。故言徵也。○賈氏公彥曰。兕觥其觶。祭末飲酒。恐有過失。故設罰爵。其時無犯非禮。用爵觶然陳設而已。

附錄 序。絲衣。繹賓尸也。○鄭氏康成曰。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周曰繹。商謂之彤。○爵弁而祭於王。士服也。繹禮輕。使士。○孔氏穎達曰。絲衣詩者。繹賓尸之樂歌也。謂周公

成王太平之時。祭宗廟之明日。又設祭事以尋繹。昨日之祭。謂之為繹。以賓事所祭之尸。行之得禮。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繹祭始末之事也。○天子諸侯禮大。異日為之。別為立名。謂之為繹。卿大夫禮小。同日為之。不別立名。直指其事。謂之賓尸耳。此序言繹者。是此祭之名。賓尸。是此祭之事。故特詳其文也。○正祭。則小宗伯云。視滌濯。祭之日。逆齊省鑊。告時於王。告備於王。彼正祭重。使小宗伯。此繹祭輕。故使士。蓋亦宗伯之屬士也。○朱子語類。繹。祭之明日也。賓尸。以賓客之禮。燕為尸者。

宗廟正祭之明日。又祭曰繹。繹禮在廟門。而廟門之堂。謂之塾。今詩云。自堂徂基。則基是門塾之基。蓋謂廟門外西夾室之堂。基也。其為繹祭明矣。天子宗廟正祭。小宗伯視滌濯。祭之日。逆齊省鑊。告時告備於王。今詩言。絲衣。爵弁之士。告濯具。告充。告潔。則非正祭而為繹祭。又明矣。禮記。為祊乎外。注。祊。祭明日之繹祭也。謂

之祊者。於廟門之外。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是祊之與繹。一時之事。祊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而統名曰繹。疏引頌絲衣篇。證繹祭在堂。事尸。士之省視。從堂上。往於堂下之基。故云自堂徂基。此又繹祭之明證矣。朱子辨序說。以為為誤。而以為亦祭。而飲酒之詩。然未嘗指其為何祭。但士而祭。祭而飲酒。何與於天子。而列之於頌耶。蓋詩意以關宗廟也。且集傳仍用鄭箋。語類中亦有解釋與賓尸一條。則序說宜並存。

絲衣一章九句

集傳 此詩。或紕俵牛觶柔休。並叶基韻。或基羸並

叶紕韻。

集傳 蘇氏鞅曰。絲衣。本宗廟之詩。

於音鳥鑠式灼反王師。遵養時時。時純熙矣。是用大

介。我龍受之。躑躅居表反王之造叶徂載用有嗣。

叶音實維爾公允師。

集傳 賦也。於。歎辭。鑠。盛。遵。循。熙。光。介。甲也。所謂一戎衣

也。龍。龍也。躑躅。武貌。造。為。載。則。公。事。允。信也。○此亦頌

武王之詩。言其初有於鑠之師。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

皆晦。孔氏穎達曰。上天誅紂之期未至。武王靖以待之。是其遵天之道也。○歐陽氏修曰。遵養時晦者。循

養以自晦之道。謂有師而既純光矣。然後一戎衣而天不耀其威武。養之以晦也。既純光矣。然後一戎衣而天下大定。錢氏天錫曰。天運無久晦而不明之理。王者無謂主張。後人於是寵而受此蹻蹻然王者之功。其所以造化也。嗣之者亦惟武王之事是師爾。

集說 朱氏公遷曰。武王之師盛矣。然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是以武功之成如此。我既受此武功矣。一有用武而繼其事。則將如之何哉。亦曰必以其時如武王耳。○朱氏善曰。方其遵養時晦。聖人非忘天下也。及其是用大介。聖人非利天下也。聖人無忘天下之心。亦無利天下之心。此所以為聖人之武也。○季氏本曰。遵養時晦。時當晦而遵養之。非有心於得天下也。○鄒氏泉曰。時晦之時。天命人心。未始不歸周。特紂

惡未稔耳。此非有意於蓄銳。蓋待紂悔悟之意。先儒云。武王十三年以前。無非事商之心是也。

集說 朱氏公遷曰。此篇重在時字。武頃止殺。酌頌適時。蓋窮兵黷武。不足以為武。違天悖時。不足以成功。可謂頌所當頌矣。

酌一音八句

酌 卽勺也。

儀禮燕禮。若舞則勺。○鄭氏康成曰。既合鄉樂。萬舞而奏之。所以美

王侯勸有功也。○賈氏公彥曰。舞則勺者。謂為之舞。則歌勺詩以為曲。○嚴氏粲曰。漢禮樂志言周公作勺。其字皆單作勺。內則十三舞勺。卽以此詩為節而舞也。孔氏穎達曰。熊氏云。勺。籥也。言也。十三之時。學此舞籥之文舞也。然此詩與籥

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疑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

云爾梁氏益曰禮記祭統舞莫重於武宿夜疏曰武王至商郊停止宿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

日故

名焉

嚴氏案曰此酌頌言武王初則遵養繼則躋

躋酌其時措之宜也左氏傳以武為武之卒

章以賚為武之三以武為武之六朱氏謂桓賚二

篇皆大武篇武篇中之

一章明矣

綏萬邦反力注豐年天命匪解佳賣反桓桓武王

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音烏昭于天皇

之

集傳賦也綏安也桓桓武貌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梁氏益曰

老子道德經儉武篇而武王克商則除害以安天下故屢獲豐年

之祥傳所謂周饑克殷而年豐是也鄭氏康成曰誅無道安天下則亟有

豐熟之年陰陽和也○孔氏穎達曰僖十九年左傳云

昔周饑克殷而年豐是伐紂之後即有豐年也○王氏

安石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而曰屢然天命之於周久

豐年則其為武也異乎人之武矣

而不厭也故此桓桓之武王保有其士而用之於四方

李氏樗曰保有厥士與熊羆之士虎賁之士同○何氏

楷曰左傳云能左右之曰以于以四方者猶言使之宰

制運量乎以定其家。孔氏穎達曰。能安定其家。謂成其四方也。

德上昭于天也。張氏所望曰。於昭于天。如至治馨香。感於神明意。閒字之義未

詳。傳曰。閒代也。言君天下以代商也。孔氏穎達曰。閒代。釋詁文。○范氏處

義曰。毛氏訓閒為代。蓋本之書多方曰。有邦閒之說者。謂使有國聖人代之也。此亦頌武王之

功。

集說

范氏處義曰。成王謂我今日所以能撫綏萬邦。屢獲豐年。足以見上天之命。我有周。可謂匪懈矣。何以得此哉。蓋由相桓然有威武之武王。保有熊羆虎賁之士。使三千人。惟一心。故能用四方諸侯之力。以定我周家之王業也。於是遂歎美武王。既有以昭格于天。可謂能盡皇王之道。代商而有天下也。○輔氏廣曰。綏萬

邦者。武王之本志也。屢豐年者。上天之嘉應也。有是則有是應。先天而天弗違也。天命匪解者。天命之無厭也。桓桓武王者。武王之無怠也。天命之無厭乃武王之無怠也。後天而奉天時也。天命武王。不鬻毫髮。保有所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此武王之武所成就也。是以其德上昭於天。而君天下。可以代乎商也。

桓一章九句

集傳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六章。則今之篇次。蓋

已失其舊矣。又篇內已有武王之說。則其謂武王

時作者亦誤矣。序以為講武類禡之詩。豈後世取

其義而用之於其事也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桓詩者講武類禡之樂歌也武
 王伐紂之後民安年豐克定王業代殷為王
 由講武類禡得使之然故序達其意言其作之所
 由講武是軍衆初出在國治民也類則於內祭天
 禡則在於所公之地自內而出為事之次也○李
 氏樛曰此詩言講武類禡也而詩言武王用師未
 嘗有講武之意蓋不妄用武則足以講武觀詩者
 又以意通之也○范氏處義曰武王有其事而無
 其詩以頌聲未作故也至成王制禮作樂於是作
 此詩以歌其事亦以告於武王序詩者謂之武志
 蓋發明武王講武類禡之時其志已欲保厥土而
 用四方定厥家而昭于天後果如其志可謂善得
 詩人之旨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

之命於鳥繹思

釋 武也。應也。敷布時是也。繹思繹也。於歎辭繹思。

是紂文王之功其下五句。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孔
 則言今日大封功臣之意。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孔
 類達曰以言大封則所封者實惟初定天下。可有此事
 守文之世不應得然。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武王克商元
 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一人
 尚書武成篇說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皆是武王火封之
 言文王之勤勞天下至矣。孔氏穎達曰文王既勞心
 不遑暇。其子孫受而有之。孔氏穎達曰謂受
 食是也。其子孫受而有之。其位為天子也。然而不敢

專也。布此文王功德之在人而可繹思者，以賚有功而往求天下之安定。孔氏穎達曰：行之於天，以求安定天下也。又以爲凡此

皆周之命，而非復商之舊矣。遂歎美之，而欲諸臣受封

賞者，繹思文王之德而不忘也。季氏本曰：時周之命如此，則武王本非以力爭

天下，而欲後人求之於文王之德也。故再言於繹思以歎美之。



鄭氏康成曰：文王之勞心，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也。於汝諸臣受封者，陳繹而思行之。以文王之功業救勸之。○王氏安石曰：大賚善人，封建以爲諸侯，與共天下，則所以求天下之定也。○李氏樞曰：武王克商，大封有功之臣於廟，蓋歸功於祖宗，不也。蓋由吾之所以封功臣者，非吾之私意，乃文

也。○輔氏廣曰：武王之封賞功臣，人見其爲武王之也。自武王之心言之，乃是文王功德之在人心而可繹者耳。非已之恩也。以是而往求天下之安定，則庶乎其可矣。然則受其封賞者，又可以不思繹文王之德哉。時周之命，此又提起來說，以興起人心也。○何氏楷曰：命即上文敷繹求定之命。曰時周之命者，言是我周新命，非殷之舊政。爾諸侯當時時以此命自爲提，斷不可忘也。既又歎而救之，仍於時繹惓惓焉。武王安民之心，與文王之既勤，後先同揆矣。

賚一章六句



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三章，而序以爲大封

於廟之詩。說同上篇。劉氏瑾曰：此頌爲武樂第三章，故詩中皆述武王封賞之

意而推本
文王之德

集說

孔氏穎達曰。賚詩者。大封於廟之樂歌也。謂武王伐紂於廟中大封有功之臣以為諸侯。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是武王陳文王之德以戒敕受封之也。大封於廟謂文王廟也。樂記說武王克殷之事云。將帥之士使為諸侯。下文則云虎賁之士脫劍。祀于明堂。注云。文王之廟為明堂。則是大封諸侯在文王之廟也。

於音鳥

皇時周陟其高山墮

吐果反

山喬嶽允猶翕許

反河敷天之下哀

蒲侯反

時之對時周之命

集傳

賦也高山泛言山耳

毛氏萇曰高山四嶽也。○何氏楷曰此高山即下文所云

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喬嶽也。嶽則其高而大。之。此望祀之所以及於墮山也。

者允猶未詳。或曰允信也。猶與由同。翕河。河善泛溢。今

得其性。故翕而不為暴也。

則疆土皆周有也。言翕則天地亦可知其位矣。哀聚也。對答也。言美哉此周也。

其巡守而登此山以柴望。又道於河以周四嶽。

高山燔柴以祭天也。郊特牲云。天子適四方。先柴。禮器云。因名山升中於天。墮山二句。望秩以祀山川也。凡

以敷天之下。莫不有望於我。故聚而朝之。方嶽之下。以

其巡守而登此山以柴望。又道於河以周四嶽。何氏楷

答其意耳。錢氏天錫曰：夏時之對若虞典所謂修五禮

朝之方嶽。諸侯各朝於方嶽。非盡朝於一方也。

傳說 孔氏穎達曰：天子巡守所至，則登其高山而祭之。

謂秩祭之事。○黃氏樵曰：得天下必告於名山大川，禮

也。舜受天下於堯，猶必望於山川，徧於羣神，受命之始，

不得不然也。而況武王革命之主乎？故此詩首末皆言

是周之受命也。○鄒氏泉曰：上三句本言祭告事，然於

般 音盤 一章七句

承上而推言其朝會之意也。

鄭氏康成曰：樂也。○孔氏穎達曰：經無般字，序又說其名篇之意。

氏粹中曰：說文云：般，旋也。象舟之旋，從舟從殳。殳

所以旋也。今名篇曰般，取盤旋之義。巡守而徧乎四岳，所謂盤旋也。

傳說 孔氏穎達曰：般詩者，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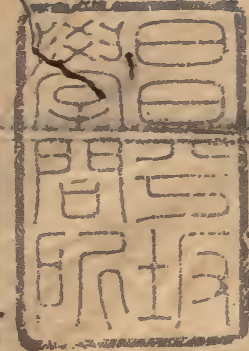
樂歌也。謂武王既定天下，巡行諸侯所守之

土，祭祀四岳河海之神，神皆享其祭祀，降之福助

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

閔子小子之什 篇一百三十六句

寬政庚申



詩經卷之十一 閔子小子之什 篇一百三十六句



